

世說新語

二二

内閣文庫
漢書
六一八
四
三〇八
四

内閣文庫		
番號	漢	6188
冊數	4	(1)
函號	308	174

308-174



世說新語

121
8
34

東 京 圖 書 館			
漢	書	門	類
六	二	八	類
八	號	架	函

漢 書 門			
六 二 八			
八	號	架	函
冊	架	函	號

不許帶出

王氏

在當時聆樂衛之韶音承嚴
劉之潤響引宮刻羽貫心入
脾尚書為之含笑平子由斯
絕倒不亦宜乎蓋晉人之談
所謂言之近意而臨川此書
抑亦書之近言者也余幼而



酷嗜此書，中年彌甚，恒著巾箱，鉛槧數易，韋編欲絕，藁其句或勾棘，語近方言，句深則難斷，語異則難通，積思累校，小獲疏明，終乎闕疑，以遵聖訓。至於孝標一註，博引芻綜。

前無古人，裴松之《三國志註》差得比肩，而頗為俗夫攙入。叔世之談，恨不能盡別淄澠。時一標出，以洗卯金氏之冤。初雖閱之，帳中既欲公之炙嗜，而叅知喬公見之，丞相賞。

譽即授梓人爰綴末章叙所
繇梓是編也成吾豈敢謂二
氏之忠臣抑庶幾不為風雅
之臯人乎

萬曆庚辰穉吳昶王世懋書

舊序

晉人樂曠多竒情故其言語文章別
是一色世說可觀已說為晉作及於
漢魏者其餘耳雖典雅不如左氏國
語馳騫不如諸國策而清微簡遠居
然玄勝槩舉如衛虎度江安石教兒
機鋒似沈滑稽又冷類入人夢思有
味有情喫之愈多嚼之不見蓋于時

諸公割以一言半句為終身之目未
若後來人士俛為下筆始定名價臨
川善述更自高簡有法反正之評戾
實之載豈不或有亦當頌之使與諸
書並行也晚後淺俗奈解人正不可
得於戲人言江左清談遺事樂樂一
老出其遊戲餘力尚足辦此百萬之
敵茲非談之宗歟抑吾取其文而非

論其人也丙戌長夏病思無聊因手
校家本精刻其長註間疏其滯義明
年以授梓人乃五月既望梓成耘廬
劉應登自書其端是為序

世說新語序

列世說新語序

吳郡袁聚撰

嘗攷載記所述晉人話言簡約玄澹爾雅有韻世言江左善清譚今閱新語信乎其言之也臨川撰為此書采掇綜

世說新語

序

徐禎

叙明暢不繁孝標所注能收
錄諸家小史分釋其義話訓
之賞見於高似孫緯略余家
藏宋本是放翁校刊本謝湖
躬舛之暇手披心寄自謂可
觀爰付梓人傳之同好曰歎

昔人論司馬氏之祚亡於清
談斯言也無乃過甚矣乎竹
林之傳希冀沂樂蘭亭之集
詠歌堯風陶荊州之勤敏謝
東山之恬鎮解莊易則輔嗣
平郊擅其宗析梵言則道林

法深領其乘或詞冷而趣遠
或事瑣而意興風旨各殊人
有興託王茂弘祖士雅之流
才通氣峻心翼王室又斑
載諸冊簡是可非之者哉詩
不云乎濟多士文王以寧

余以琅琊王之渡江諸賢弘
贊之力為多非強說也夫諸
晤言率遇藻裁遂為終身品
目故類以標格相高玄虛成
習一時雅尚有東京厨俊之
流風焉然曠達拓落濫觴莫

拯取譏世教撫卷惜之此於
諸賢不無遺憾焉耳矣刺成
序之嘉靖乙未歲立秋日也

西晉士風號稱簡禮甚矣而暮功絲
竹尚蒙史氏之譏至其推明老莊之
旨諸為譚辯渺滂無根猶時時為理
屈也吾觀今世儒者皆知宗孔氏而
其說未曾不奇于玄空乃若薦紳守
禮之家不見譏于史氏者能幾何哉
吾是以知西晉之士未為甚詭于先
聖其風猶有可存者是書為臨川王

所著而孝標之註徃徃補其闕而剔其訛是備一代之言顧其說時相牴牾又或不可句解者尚多也督學麟洲平公該洽今古于是書尤為篤嗜時有批評竄點覃精絕韋不自知其用心之勤矣余幸而獲觀焉聞幽發隱睦耳隱心致足樂也遂請而俾諸梓烏乎極晉人立言之意所謂蕩而

有歸者參之以次公之論庶幾其意可求于以翼世教者非銳矣若曰苟資譚說而已則豈深于是書者哉萬曆辛巳之夏月雲間喬懋敬允德甫撰

世說新語篇目

金字集卷之一

德行第一

言語第二 上

石字集卷之二

言語第二 下

政事第三

絲字集卷之三

文學第四

[Faint bleed-through text from the reverse side of the page, including characters like 世說新語 and 德行第一.]

方正第五 上

竹字集卷之四

方正第五 下

雅量第六

識鑒第七

賞譽第八 上

艸字集卷之五

賞譽第八 下

品藻第九

規箴第十

土字集卷之六

捷悟第十一

夙悟第十二

豪爽第十三

容止第十四

自新第十五

企羨第十六

傷逝第十七

棲逸第十八

賢媛第十九

術解第二十

革字集卷之七

巧藝第二十一

寵禮第二十二

任誕第二十三

簡傲第二十四

排調第二十五

木字集卷之八

輕詆第二十六

假譎第二十七

黜免第二十八

儉嗇第二十九

汰侈第三十

忿狷第三十一

讒險第三十二

尤悔第三十三

紕漏第三十四

惑溺第三十五

仇隙第三十六

按宋王義慶采擷晉漢以來佳事佳語為世說新語極為精絕而又有梁劉孝標注此書引援詳確有不言之妙如引漢魏諸史及子傳地理之書皆不必言只如晉氏一朝史及晉諸公列傳譜錄凡百六十六家皆出正史之外紀載特詳聞見未接寔為注書之法右見高氏緯畧

右世說三十六篇世所傳釐為十卷或作四十五篇而末卷但重出前九卷中所載余家舊藏蓋得之王原叔家後得晏元獻公手自校本盡去重復其注亦小加剪裁最為善本晉人雅尚清談唐初史臣修書率意竄定多非舊語尚賴此書以傳後世然字

有譌舛語有難解以它書證之問有
可是正處而注亦比晏本時為增損
至於所疑則不敢妄下雌黃姑亦傳
疑以俟通博紹興八年夏四月癸亥
廣川董弁題
郡中舊有南史劉賓客集版皆廢于
火世說亦不復在游到官始重刻之
以存故事世說最後成因併識于卷

未淳熙戊申重五日新定郡守竺澤
陸游書

余弱冠時幸睹王次公批點世說
一書發明詳備可稱鉅觀以刻自
豫章藩司中不能家傳戶誦為恨
壬午秋嘗命之梓殺青無幾惜板
忽星失余唯是有志而未逮也嗣
後家第初成得馮開之先生所秘

辰翁應登兩家批註本刻之為鼓
吹欣然曰向年蠹簡殘編已成煨
燼今獲摺據其全良為快事行之
已久獨失載圖點未免有遺珠之
嘆予復合三先生手澤耘廬綴以
黃須溪綴以藍敬羨綴以硃分次
非然庶覽者便于別識云

吳興凌瀛初識

世說新語卷之一

宋 劉義慶 撰

梁 劉孝標 注

明 王世懋 批點

後學 凌瀛初 校

德行第一

陳仲舉言為士則行為世範登車攬轡有澄清天下

之志汝南先賢傳曰陳蕃字仲舉汝南平輿人有室

荒蕪不掃除曰大丈夫當為國家掃天下值漢

相之末闢豎用事外戚豪橫及拜太傅為豫章太守

世說新語

張珮之

海內先賢傳曰。蕃為尚書。以忠立。至便問徐孺子所

在欲先看之。謝承後漢書曰。徐穉字孺子。豫章南昌人。清妙高跨。超世絕俗。前後為諸公所

辟。雖不就。及其死。萬里赴。平常預炙雞一隻。以綿漬

酒中。暴乾。以裹雞。徑到所赴冢。隧外。以水漬綿。斗米

飯。白茅為藉。以雞置前。醉。主簿白。羣情欲府君先入

解。陳曰。武王式商容之間。席不暇煖。許叔重曰。商容

師也。車上。蹠曰。武。則懸之。見禮如此。吾之禮賢有何不可。章為穉。獨設一榻。去

周子居常云。吾時月不見黃叔度。則鄙吝之心已復

生矣。子居別見。典略曰。黃憲字叔度。汝南人。時論云。顏子復生。而族出孤鄙。父為牛醫。荀季和曰。足

叔度直是難
窺究竟雅量
第一

下。吾師範也。後見袁奉高曰。卿國有顏子。寧知之乎。
奉高曰。卿見吾叔度邪。戴良少所服下。見憲則自降

薄。悵然若有所失。母問汝何不樂乎。復從牛醫兒

所來邪。良曰。瞻之在前。忽焉在後。所謂良之師也。

郭林宗至汝南造袁奉高。續漢書曰。郭泰字奉高。字宗林。汝

行學至城阜。屈伯彥精廬。乏食。衣不蓋形。而處約味

道不改其樂。李元禮一見稱之曰。吾見士多矣。無如

林宗者也。及卒。蔡伯喈為作碑曰。吾為人作銘。未嘗

不有慚容。唯為郭有道。碑頌無愧耳。初以有道君子

徵。泰曰。吾觀乾象人事。天之所廢。不可支也。遂辭以

疾。汝南先賢傳曰。袁宏字奉高。慎陽人。友黃叔度於

家巷。辟大尉掾。卒。車不停軌。鸞不輟軌。詣黃叔度。乃

彌日信宿。人問其故。林宗曰。叔度汪汪如萬頃之陂。

澄之不清。擾之不濁。其器深廣。難測量也。泰別傳曰。薛恭祖問。

之。秦曰。春高之器。譬。諸汎濫。雖清。易挹也。

李无禮風格秀整。高自標持。欲以天下名教是非為

已任。薛瑩後漢書曰。李膺字。无禮。潁川襄城人。抗志清妙。有文武雋才。遷司隸校尉。為黨事自殺。

後進之士。有升其堂者。皆以為登龍門。秦記曰。龍去長安九百里。水懸絕。龜魚之屬莫能上。則化為龍矣。

李无禮嘗歎荀淑鍾皓。先賢行狀曰。荀淑字季和。潁川潁陰人也。所拔韋褐芻牧之中。執案刀筆之吏。皆為英彥。舉方正。補朗陵侯相。所在流化。鍾皓字季明。潁川長社人。父祖至德著名。皓高風承世。除林慮長。不之官。人位不足。天爵有餘。

曰。荀君清識難尚。鍾君至

德可師。海內先賢傳曰。潁川先輩。為海內所師者。定陵陳穉叔。潁陰荀淑。長社鍾皓。少府李膺。宗

此三君。常言荀君清識難尚。陳鍾至德。可師。

陳木丘詣荀朗陵。貧儉無僕役。陳寔傳曰。寔字仲子。潁川許昌人。為聞喜令。太丘長。乃使无方將軍。先賢行狀曰。陳紀字无方。風化宣流。乃使无方將軍。寔長子也。至德絕俗。與寔高名並著。而弟謀又配之。每宰府辟。召羔鴈成羣。世號三君。百城皆圖畫。

李方持杖後從。長文尚小。載著車中。既至。荀使叔慈應門。慈明行酒

餘六龍下食。張璠漢紀曰。淑有八子。儉。鯨。靖。肅。汪。棗。肅。數。淑居西豪里。縣令苑康曰。昔高陽

太史奏真人東行。檀道鸞續晉陽秋曰。陳仲子從諸子姪。造荀父子。于時德皇聚太史

奏五百里。賢人聚。

客有問陳季方。海內先賢傳曰。陳謀。字季方。是少子也。才識博達。司空掾。公車徵。不就。

足下家君太丘。有何功德。而荷天下重名。季方曰。吾

家君。譬如桂樹生泰山之阿。上有萬仞之高。下有不

測之深。上為甘露所霑。下為淵泉所潤。當斯之時。桂

樹焉。知泰山之高。淵泉之深。不知有功德與無也。

陳元方。子長文。有英才。魏書曰。陳羣。字長文。祖寔嘗謂宗人曰。此兒必與吾宗及

長有識度。其所善皆父黨。與季方子孝先。陳氏譜曰。諶子忠。字孝先。州辟。不就。各論

其父功德。爭之不能決。咨於太丘。太丘曰。元方難為

兄。季方難為弟。一作元方難為弟。季方難為兄。

賊語亦佳

荀巨伯遠看友人疾。荀氏家傳曰。巨伯。漢桓帝時。值

胡賊攻郡。友人語巨伯曰。吾今死矣。子可去。巨伯曰。

遠來相視。子令吾去。敗義以求生。豈荀巨伯所行邪。

賊既至。謂巨伯曰。大軍至。一郡盡空。汝何男子。而敢

獨止。巨伯曰。友人有疾。不忍委之。寧以我身代友人

命。賊相謂曰。我輩無義之人。而入有義之國。遂班軍

而還。一郡竝獲全。

華歆遇子第甚整。雖閒室之內。嚴若朝典。魏志曰。歆字子魚。平

原高唐人。魏略曰。靈帝時。與北海郡原管寧俱遊學。相善。時號二人為一龍。謂歆為龍頭。寧為龍腹。原為

世說新語 卷之二 四

龍尾陳元方兄弟恣柔愛之道而一門之裏兩不失雍熙之軌焉

管寧華歆共園中鋤菜傳子曰寧字幼安北海朱見

地有片金管揮鋤與瓦石不異華捉而擲去之又嘗

同席讀書有乘軒冕過門者寧讀如故歆廢書出看

寧割席分坐曰子非吾友也魏略曰寧少恬靜常笑

及歆為司徒上書讓寧寧聞之笑曰子魚本欲作老吏故榮之耳

王朗每以識度推華歆魏書曰朗字景興歆蜡日禮

曰天子大蜡八伊耆氏始為蜡蜡索也歲十二月合

聚萬物而索饗之五經要義曰三代名臘夏曰嘉平

殷曰清祀周曰大蜡總謂之臘晉博士張亮議曰蜡

者合聚百物索饗之歲終休息自民也臘者祭宗廟

五祀傳曰臘接也祭則新故交接也秦嘗集子姪燕

飲王亦學之有人向張華說此事張曰王之學華皆

是形骸之外去之所以更遠王隱晉書曰張華字茂

而為趙王倫所害

華歆王朗俱乘船避難有一人欲依附歆輒難之朗

曰幸尚寬何為不可後賊追至王欲舍所攜人歆曰

本所以疑正為此耳既已納其自託寧可以急相棄

邪遂攜拯如初世以此定華王之優劣華嶠譜敘曰

歆為下邳令

漢室方亂。乃與同志士鄭太等六七十人避世。自武關出。道遇一丈夫獨行。願得與俱。皆哀許之。歎曰。不可。今在危險中。禍福患害。義猶一也。今無故受之。不知其義。若有進退。可中棄乎。眾不忍。卒與俱行。此丈夫中道墮井。皆欲棄之。歎乃曰。已與俱矣。棄之不義。卒共還出之。而後別。

王祥事後母朱夫人甚謹。晉諸公贊曰。祥字休徵。琅

融娶高平薛氏。生祥。繼室以廬江朱氏。生覽。晉陽秋曰。後母數譖祥。屢以非理使祥。第覽輒與祥俱。又慮使祥婦覽妻亦趨而共之。母患方盛。寒水凍。母欲生魚。祥解衣將剖水求之。會有處冰小解。魚出。蕭廣濟孝子傳曰。祥後母忽欲黃雀。祥念難卒。致須臾有數十。黃雀飛入其幕。母之所須。必自奔走。無不得焉。

其誠至。家有一李樹。結子殊好。母恒使守之。時風雨忽至。祥抱樹而泣。蕭廣濟孝子傳曰。祥後母庭中有李始結子。使祥晝視鳥雀。夜則趨

鼠。一夜風雨太至。祥抱泣。至曉。母見之。惻然。祥嘗在別牀。眠母自往闔所之。值祥私起。空所得被。既還。知母憾之不已。因跪前請死。母於是感悟。愛之如已子。康頡晉書曰。祥以後六十。刺史吊康。檄為別駕。時人歌之曰。海沂之康。寔賴王祥。邦國不空。別駕之功。累遷太保。

晉文王稱阮嗣宗至慎。每與之言。言皆玄遠。未嘗臧否人物。魏書曰。文王諱昭。字子上。宣帝第二子也。魏也。宏達不羈。不拘禮俗。兗州刺史王昶請與相見。終日不得與言。昶愧歎之。自以不能測也。口不論事。自

然高邁。李康家誠曰。昔嘗侍坐於先帝時。有三長史俱見。臨辭出。上曰。為官長。當清。當慎。當勤。修此三者。何患不治乎。並受詔。上顧謂吾等曰。必不得已而去。於斯三者。何先。或對曰。清。固為本。復問吾。吾對曰。清世說新語

慎之道相須而成必不得已慎乃為大上曰卿言得之矣可舉近世能慎者誰乎吾乃舉故太尉荀景倩尚書董仲達僕射王公仲上曰此諸人者溫恭朝夕執事有恪亦各其慎也然天下之至慎者其唯阮嗣宗乎每與之言言及玄遠而未嘗評論時事臧否人物可謂至慎乎

王戎云與嵇康居二十年未嘗見其喜愠之色康集

康字叔夜譙國鉅人王隱晉書曰稱本姓漢其先避怨徙山虞移譙國鉅縣以出自會稽取國一支音同本奚焉虞預晉書曰鉅有嵇山家於其側因氏焉康別傳曰康性念垢藏瑕愛惡不爭於懷喜怒不寄於顏所知王濬冲在襄城面數百未嘗見其疾聲朱顏此亦方中之美範人倫之勝業也文章敘錄曰康以魏長樂亭主壻遷郎中拜中散大夫

王戎和嶠同時遭大喪俱以孝稱王鷄骨支牀和哭

泣備禮

晉諸公贊曰戎字濬冲琅邪人太保祥宗族也文皇帝輔政鍾會薦之曰裴楷清通王戎簡要即俱辟為掾晉踐阼累遷荊州刺史以平吳功封安豐侯晉陽秋曰戎為豫州刺史遭母憂性至孝不拘禮制飲酒食肉或觀棊奕而容貌毀悴杖而後起時汝南和嶠亦名士也以禮法自持處大憂量米而食然顛頓哀毀不逮戎也

武帝謂劉仲雄曰

王隱晉書曰劉毅字仲雄東萊掖人

漢城陽景王後也亮直清方見有不善必評論少王公大人望風憚之僑居陽平太守杜恕致為功曹沙汰郡吏三百餘人三魏僉曰但聞劉功卿數省王和不聞和哀苦過禮使人憂之仲雄曰和嶠雖備禮神氣不損王戎雖不備禮而哀毀骨立臣以和嶠生孝王戎死孝陛下不應憂嶠而應憂戎

及時談以此貴

也。
梁王趙王朱鳳晉書曰軍帝張夫人人生梁孝王形字

子微位至太宰桓未人生趙王倫字子燕

相國國之近屬貴重當時裴令公晉諸公贊曰裴楷

人司空秀之從弟也父徽冀州刺史有俊歲請二國

租錢數百萬以恤中表之貧者或譏之曰何以乞物

行憲裴曰損有餘補不足天之道也名士傳曰楷行

動毀譽雖至處王戎云太保居在正始中不在能言之流及與之言

理中清遠將無以德掩其言音易秋曰祥

王安豐遭艱至性過人裴令往弔之曰若使一慟果

能傷人清沖必不免滅性之譏曲禮曰居喪之禮毀

勝喪乃比於不慈不孝孝經王戎父渾有令名官至涼州刺史

世語曰渾字長原州刺史渾薨所歷九郡義故懷其德惠相率致賻數百

萬戎悉不受虞預晉書曰劉道真嘗為徒晉百官名曰劉實字道

晉書曰駿字子臧軍帝第十七子好學至孝晉諸公抹風王駿預

贊曰駿八歲為駁騎常侍侍魏齊王講晉受禪封抹

風王鎮關中為政最美薨贈武王西土思之以五百

但見其碑贊者皆拜之而泣其遺愛如此世說新語

晚節乃握牙
籌錯李核

疋布贖之既而用為從事中郎當時以為美事

王平子胡母產國諸人皆以任放為達或有裸體者

晉諸公贊曰王澄字平子有達識荆州刺史永嘉流人名曰胡母輔之字產國泰山齊高人相州刺史

隱晉書曰魏末阮籍嗜酒荒放露頭散髮裸袒箕踞其後貴游子弟阮瞻王澄謝鯤胡母輔之徒皆祖述於籍謂得大道之本故去巾幘脫衣服露醜惡同禽獸甚者名之為通次者名之為達也

樂廣

笑曰名教中自有樂地何為乃爾也

郝公值永嘉喪亂在鄉里甚窮餒鄉人以公名德傳

共飴之公常攜兄子邁及外生周翼二小兒往食鄉

人曰各自饑困以君之賢欲共濟君耳恐不能兼有

所存公於是獨往食輒含飯著兩頰邊還吐與二兒

後並得存同過江希鑿別傳曰鑿字道徽高平金鄉人漢御史大夫郝處後也少有體

正耽思經籍以儒雅著名永嘉末天下大亂饑饉相望冠帶以下皆割已之資供鑿无里微為領軍遷司空太尉中典書曰鑿兄子邁字思郝公亡翼為剡縣

連有榦世才略累遷少府中護軍郝公亡翼為剡縣

解職歸席苦於公靈牀頭心喪終三年周氏譜曰翼

人祖奕上谷太守父優車騎各議歷剡令青州刺史少府卿六十四而卒

顧榮在洛陽嘗應人請覺行炙人有欲炙之色因輟

已施焉同坐嗤之榮曰豈有終日執之而不知其味

者乎後遭亂渡江每經危急常有一人左右已問其

所以乃受炙人也

文士傳曰。榮字彥先。吳郡人。其先越王勾踐之支庶。封於觀邑。子孫

遂氏。馬世為吳著姓。大父雍。吳丞相。父穆。宜都太守。榮少朗俊。機警風穎。標徹歷廷。尉正。曾在省。與同僚共飲。見行炙者。有異於常。僕乃割炙以贖之。後趙王倫篡位。其子為中領軍。逼用榮為長史。及倫誅。榮亦被執。凡受戮等輩。十有餘人。或有救榮者。問其故曰。榮省中受炙。臣也。榮乃悟而歎曰。一餐之惠。恩今不忘。古人豈虛言哉。

祖光祿少孤貧性至孝常自為母炊爨作食

王隱晉書曰。祖

純字士言。范陽道人。九世孝廉。納諸母三兒。最治行。操能清言。歷太子中庶子。廷尉卿。避地江南。溫嶠薦為光祿大夫。王平北聞其佳名。以兩婢餉之。因取為中郎。王平北傳曰。平字叔元。琅邪臨沂人。時蜀新年。二將作亂。文帝西之。長安乃徵為相國司馬。遷大尚書出

詳時人之戲。以王平北用二婢換得一。如故光祿戲。答如此始雖。稱祖孝行既。乃入於排調。

督幽州諸軍有人戲之者曰奴價倍婢祖云百里奚

亦何必輕於五羖之皮邪

楚國先賢傳曰。百里奚。字

大夫。晉欲假道於虞。以伐魏。諫而不聽。奚乃去之。從范。曰。秦穆公使賈人載鹽於虞。諸賈人買百里奚。以五羊皮。穆公觀鹽。怪其牛肥。問其故。對曰。飲食以時。使之不羸。是以肥也。公令有司沐浴衣冠之。不孫支讓其卿位號。曰。五羖大夫。

周鎮罷臨川郡還都未及上住泊青溪渚

永嘉流人。名曰鎮。字

康時。陳留尉氏人也。祖父也。故安令。父震。司空長史。中興書曰。鎮清約寡欲。所在有異績。王丞相往看之。丞相別傳曰。王導字茂弘。琅邪人。祖覽。以德樂道。未嘗以風塵經懷也。時夏月暴雨卒至。舫至狹小。而又大漏。

世說新語

卷之二

九

禎六

殆無復坐處王曰胡威之清何以過此即啓用為吳

興郡晉陽秋曰胡威字伯虎淮南人父實以忠清顯

一匹床實為荆州威自京師往省之及告歸實賜威絹

餘故以為汝糧耳威受而去每至客舍自放驢取糶

與為伴每事相助經營之又進少飯威疑之密誘問

之乃知都督也謝而遣之後以白實實杖都督一百

除其吏名父子清慎如此及威為徐州世祖賜見與

論邊事及平生帝歎其父清因謂威曰卿清孰與父

對曰臣清不如也帝曰何以為勝汝邪對曰臣父清

畏人知臣清畏人不知知是以不如遠矣

鄧攸始避難於道中棄已子全弟子

人七歲喪父母及祖父母持重九年性清慎平簡

策晉紀曰永嘉中攸為石勒所獲召見立幕下與語

說之坐而飯焉攸車所止與胡人鄰轂胡人失火燒

車營勸吏案問胡胡誣攸攸度不可與爭乃曰向為

老姥作粥失火延逸罪應萬死勒知遣之所謂誣胡厚

德攸遺其驢馬護送令得免王隱晉書曰攸以路遠

斫壞車以牛馬負妻子以逃賊又掠其牛馬攸語妻

曰吾弟早亡唯有遺民今當步走儋兩兒盡死不如

棄已兒抱遺民吾後猶當有兒婦從之中興書曰攸

棄兒於草中兒啼呼追之至莫復及攸明白繫兒於

樹而去遂渡江至尚書左僕既過江取一妾甚寵愛

歷年後訊其所由妾具說是壯人遭亂憶父母姓名

乃攸之甥也攸素有德業言行無玷聞之哀恨終身

遂不復畜妾

世難萬不兩全勢不周旋則可何為苦繫之樹必欲殺之本欲頌令成一大恐人中興書於是為不情矣

王長豫為人謹順事親盡色養之孝

中興書曰王悅字長豫丞相導

長子也仕至丞相見長豫輒喜見敬豫輒嗔文字志曰王愔

中書侍郎字敬豫導次子也少卓犖不羈疾學尚武不為導所

重至中軍將軍多才藝善隸書與濟陽江彬以善奕

聞長豫與丞相語恒以慎密為端丞相還臺及行未

嘗不送至車後恒與曹夫人併當箱篋長豫亡後丞

相還臺登車後哭至臺門曹夫人作籠封而不忍開

下氏譜曰導娶彭城曹詔女名淑桓常侍聞人道深公者輒曰此公既有宿名加先達

知稱又與先人至交不宜說之桓彝別傳曰彝字茂

更桓榮十世孫也父穎有高名彘少孤識鑒明朗避

亂渡江累遷散騎常侍僧法深不知其俗姓益衣冠

之胤也道徽高翳譽播山東為中州劉公弟子值永嘉亂投迹楊土居止京邑內持法網外允具瞻弘道

之法師也以業慈清淨而不耐風塵考室剡縣東二

百里岬山中同遊十餘人高棲浩然支道林宗其風

範與高麗道人書稱其德行年七十有九終於山中

也

康公乘馬有的盧晉陽秋曰康亮字元規潁川駙陵

時人方之康疾木初陳長文之倫侍從父瑛避地會

稽端拱嶷然郡人嚴憚之觀接之者數人而已累遷

征西大將軍荊州刺史伯樂相馬經曰馬白額入口

至齒者名曰榆鴈一名的盧奴乘客死主乘棄市凶

也或語令賣去馬也康云賣之必有買者即

復害其生寧可不安已而移於他人哉昔孫叔敖殺

兩頭蛇以為後人古之美談賈誼新書曰孫叔敖為

兒時出道上見兩頭蛇

世說新語 卷之二 三

殺而埋之。歸見其母泣問其故對曰夫見兩頭蛇者必死今出見之故爾母曰蛇今安在對曰現後人見殺而埋之矣母曰夫有陰德必有陽報爾無夢也後遂與於楚朝及長為楚令尹 **效之不亦達乎**

阮光祿在剡曾有好車借者無不皆給有人葬母意欲借而不敢言阮後聞之嘆曰吾有車而使人不敢借何以車為遂焚之 阮光祿別傳曰裕字思曠陳留尉氏人祖略齊國內史父頴汝南太守裕淹通有理識累遷侍中以疾築室會稽剡山徵金紫光祿大夫不就年六十一卒

謝奕作剡令 中興書曰謝奕字無奕陳郡陽夏人祖鑒辟太尉掾剡令 有一老翁犯法謝以醇酒罰之乃累遷豫州刺史

此不當入夙惠耶然在兒季故為盛德

至過醉而猶未已太傅時年七八歲著青布縵在兒鄰邊坐諫曰阿兄老翁可念何可作此奕於是改容曰阿奴欲放去耶遂遣之

謝太傅絕重褚公常稱褚季野雖不言而四時之氣亦備 文字志曰謝安字安石弟也世有學行安弘粹通遠溫雅融暢桓彝見其四歲時稱之曰此

兒風神秀徹當繼蹤王東海善行書累遷太保錄尚書事贈大傅晉陽秋曰褚東字季野河南陽翟人祖著安東將軍父洸武昌太守東少有簡貴之風冲默之稱累遷江充二州刺史贈侍中太傅

劉尹在郡臨終綿愒聞閣下祠神鼓舞正色曰莫得

淫祀 劉尹別傳曰愒字真長沖國蕭人也漢氏之後真長有雅裁雖華門陋巷晏如也歷司徒左長

史侍中。丹陽尹。為政務鎮靜信誠。風塵不能移也。外請殺車中牛祭神。稟長

答曰。止之。禱久矣。勿復為煩。包氏論語曰。禱請也。孔子素行合於

神明故曰。止之。禱久矣。

謝公夫人教兒。問太傅。那得初不見君。教兒答曰。我

常自教兒。謝氏譜曰。安娶沛國劉乾女。按太尉劉子。清貨致罪。子真坐免官。客曰。子奚不訓導之。子真曰。吾之行事。是其耳。自所聞見。而不放效。豈嚴訓所變。邪。安在。之旨。同。一真之意也。

晉簡文為撫軍時。續晉陽秋曰。帝諱昱。字道萬。中宗撫軍輔政。大司馬相溫廢海所坐。牀上塵不聽拂。見西公而立帝。在位二年而崩。

鼠行跡。視以為佳。有參軍見鼠。白日行。以手板批殺之。撫軍意色不說。門下起彈。教曰。鼠被害。尚不能忘。懷今復以鼠損人。無乃不可乎。

范宣年八歲。後園挑菜。誤傷指。大啼。人問痛邪。答曰。非為痛。身體髮膚。不敢毀傷。是以啼耳。宣別傳曰。宣字。子宣。陳留人。漢萊蕪長。范丹後也。年十歲。能誦詩書。兒童時。手傷。改容。家人以其年幼。皆異之。徵太學博士。散騎常侍。一無所就。

年五十四卒。宣潔行廉約。韓豫章遺絹百匹。不受。書曰。宣家至貧。宣交人事。豫章太守服美。見宣。茅茨不完。欲為改室。宣固辭。美愛之。以宣貧。加年饑。疾疫。厚餼給之。宣又不受。續晉陽秋曰。韓伯。字康伯。穎川人。好學。善言理。歷豫章太守。領軍將軍。減五

此得入德行
者見子敬生
平無隱慝耳
離婚以奉詔
尚王子敬嘗
有書遺故婦
辭甚楚宋弘
律之不得為
無過

十匹復不受如是減半遂至一匹既終不受韓後與
范同載就車中裂二丈與范云人寧可使婦無幃邪
范笑而受之

王子敬病篤道家上章應首過問子敬由來有何異
同得失子敬云不覺有餘事唯憶與郗家離婚羊氏

殷仲堪既為荊州值水儉食常五盃盤外無餘肴飯
粒脫落盤席間輒拾以噉之雖欲率物亦緣其性真

獻之娶高平郗曇女名道茂後離婚獻之別傳曰祖
父曠淮南太守父義之右將軍咸寧中詔尚餘姚公
主遷中
書令卒

素每語子弟云勿以我受任方州云我豁平昔時意
今吾處之不易貧者士之常焉得登枝而捐其本爾

曹其存之晉安帝紀曰仲堪陳郡人太常卿孫也車
騎將軍謝玄請為長史孝武說之俄為黃
門侍郎自殺袁悅之後上深為晏駕後許故先出王
恭為北蕃荊州刺史王忱死乃中詔用仲堪代焉

○初桓南郡楊廣共說殷荊州宜奪殷覲南蠻以自
樹子也幼童中溫甚愛之命以為嗣年七歲襲封南
郡公拜太子洗馬義興太守不得志少時去職歸其
國與荊州刺史殷仲堪素舊情好甚隆用祗隆安記
曰廣字德度弘農人楊震後也晉安帝紀曰覲字伯

道陳郡人由中書郎出為南蠻校尉覲亦以率易才
悟著稱與從弟仲堪俱知名中興書曰初仲堪欲起
兵密邀覲覲不同楊廣與弟佐期勸殺覲仲堪不許

世說新語
卷之二
五

觀亦即曉其旨嘗因行散率爾去下舍便不復還內
外無預知者意色蕭然遠同鬪生之無愠時論以此
多之春秋傳曰楚令尹于文剛也論語曰令尹于文三仕為令尹無喜色三已之無愠色

王僕射在江州為殷柏所逐奔竄豫章存亡未測徐廣

晉紀曰王愉字茂和太原晉陽人安北將軍也次子也以輔國司馬出為江州刺史愉始至鎮而桓玄揚佞期舉兵以應王恭乘流奄至愉無防惶遽奔臨川為玄所得玄篡位遷尚書左僕射王綏在

都既憂憾在貌居處飲食每事有降時人謂為試守

孝子中興書曰綏字奉猷愉子也少有令譽自王渾

比位至中書令荆州刺史桓玄敗後與父愉謀反伏誅

桓南郡也既破殷荆州收殷將佐十許人咨議羅企

生亦在焉玄別傳曰玄克荆州殺殷道護及仲堪

素待企生厚將有所戮先遣人語云若謝我當釋罪

企生答曰為殷荆州吏今荆州奔亡存亡未判我何

顏謝桓公中興書曰企生字宋伯豫章人殷仲堪初

多疑少決企生深憂之謂其弟連生曰殷侯仁而無斷爭必無成成敗天也吾當死生以之及仲堪走文武竝無送者唯企生從焉路經家門連生給之曰作如此分別何可不執手企生回馬授手連生便牽下之謂曰家有老母將欲何行企生揮涕曰今日之事我必死之汝等奉養不失下道一門之內有忠與孝亦復何恨連生抱之愈急仲堪於路待之企生遙呼曰今日死生是同願必見待仲堪見其無脫理策馬

世說新語

卷之一

七

昂

而去。俄而至。人士悉請。企生獨不往。而營理。仲
 甚家。或謂曰。主性猜急。未能取卿誠節。若遂不詰。禍
 必至矣。企生正色曰。我康侯吏。見遇以國士。不能其
 醜逆。致此奔敗。何面自就。相求。生乎。主聞怒。而收
 之。謂曰。相遇如此。何以見。企生曰。使君口血未乾。
 而生此姦計。自傷力。務不能剪。定凶逆。我死恨晚。爾
 未遂。斬之。時年三。既出市。桓又遣人問欲何言。荅曰。
 昔晉文王殺嵇康。而嵇紹為晉忠臣。王隱晉書曰。紹
 人父康。有奇才。雋辯。紹十歲。而孤。事母孝謹。累遷。散
 騎常侍。惠帝敗於蕩陰。百官左右皆奔散。唯紹儼然
 端冕。以身衛帝。帝兵交御輦。飛箭雨集。遂以見害也。
 從公乞一第。以養老母。桓亦如言。宥之。桓先曾以一羔裘與企生母胡。胡時在
 豫章。企生問至。即日焚裘。

王恭從會稽還周祗隆安記曰。恭字孝伯。大原晉陽人。祖父蒙。司徒左長史。風流標望。父

蘊。鎮軍將軍。亦得世譽。恭別傳曰。恭清廉貴峻。志存格止。起家著作郎。歷丹陽尹。中書令。出為五州都督。前將軍。青兗二州刺史。**王大看之**王忱。小字佛大。晉安帝紀曰。忱字元達。平北將軍。坦之弟。

四子也。甚得名於當世。與族子恭少相善。齊聲見稱。仕至荊州刺史。**見其坐六尺簾。因**

語。恭卿東來。故應有此物。可以一領。及我。恭無言。大

去後。即舉所坐者。送之。既無餘席。便坐薦上。後大聞

之。甚驚曰。吾本謂卿多故求耳。對曰。丈人不悉。恭恭

作人無長物。

吳郡陳遺未詳**家至孝。母好食。釜底焦飯。遺作郡主簿。**

漬

恒裝一囊每煮食輒貯錄焦飯歸以遺母後值孫思
 賊出吳郡晉安帝紀曰孫思一名靈秀琅邪人叔父
 聚眾十萬人攻沒郡縣後為東府君別見即日便征
 遺已聚斂得數斗焦飯未展歸家遂帶以從軍戰於
 滬瀆敗軍人潰散逃走山澤皆多饑死遺獨以焦飯
 得活時人以爲純孝之報也

孔僕射爲孝武侍中豫蒙眷接烈宗山陵孔時爲太
 常形素羸瘦著重服竟日涕泗流漣見者以爲真孝
 子續晉陽秋曰孔安國字安國會稽山陰人車騎愉
第六子也少而孤貧能善樹節以儒素見稱歷侍

中太常尚書孔遷
左僕射特進卒

吳道助附子兄弟居在丹陽郡後遭母童夫人艱道助

坦之小字附子隱之小字也吳氏譜曰坦之字處靖

濮陽人仕至西中郎將功曹父堅取東莞童儻女名

姬朝夕哭臨及思至賓客弔省號踊哀絕路人爲之

落淚韓康伯時爲丹陽尹母康在郡每聞二吳之哭

輒爲悽惻語康伯曰汝若爲選官當好料理此人康

伯亦甚相知韓後果爲吏部尚書大吳不免哀制小

吳遂大貴達鄭緝孝子傳曰隱之字處默少有孝行

居康伯母揚州刺史殷浩之妹聰明婦人也隱之每

哭康伯母輒輟事流涕悲不自勝終其喪如此謂康

隱之孝廉乃
為桓玄吏人
無完行

伯曰汝後若居銓衡當用此輩人後康伯為吏部尚
書乃進用之晉安帝紀曰隱之既有至性加以廉潔
奉祿頌九族及月無被桓玄欲革嶺南之救以為嶺
州刺史去州二十里有貪泉世傳飲之者其心無厭
隱之乃至水上酌而飲之因賦詩曰石門有貪泉一
飲重千金試使夷齊飲終當不易心為盧循所攻還
京師歷尚書領軍將軍晉中興書曰舊云往廣州飲
貪泉失廉潔之性果隱之為刺史自酌貪泉飲之題
石門為
詩云云

卷之一

六

武五百十

言語第二上

邊文禮見束奉高也失次序文士傳曰邊讓字文禮

軍何進聞其名召署令史以禮見之讓占對閒雅聲
氣如流坐客皆慕之讓出就曹時孔融王朗等並前
為掾共書刺從讓讓平衡與交接
後為九江太守為魏武帝所殺
奉高曰昔堯聘許

由面無作色皇甫謐曰由字武仲陽城槐里人也堯

少致天下而讓焉由為人據義復方邪席不坐邪館
不食聞堯讓而去其友巢父聞由為堯所讓以為汚
已乃臨池洗耳池主怒曰何以汙我水由於是遁耕
於中嶽潁水之陽箕山之下終身無經天下色死葬

箕山之巔在陽城之南十里堯因就其墓號曰先生
箕山公神以配食五嶽世世奉祀至今不絕也
何為顛倒衣裳文禮答曰明府初臨堯德未彰是以

賤民顛倒衣裳耳按束開字於太尉掾未嘗為汝南斯說謬矣

徐孺子也年九歲嘗月下戲人語之曰若令月中無

物當極明邪五經通議曰月中有兔蟾蜍者何月陰蟾蜍亦陰也而與兔並明陰繫於陽

也徐曰不然譬如人眼中有瞳子無此必不明

世說新語

卷之一

七

羅

孔文舉也融年十歲隨父到洛時李元禮有盛名為司
 隸校尉詣門者皆僞才清稱及中表親戚乃通文舉
 至門謂吏曰我是李府君親既通前坐无禮問曰君
 與僕有何親對曰昔先君仲尼與君先人伯陽有師
 資之尊是僕與君奕世為通好也无禮及賓客莫不
 奇之太中大夫陳寔後至人以其語語之寔曰小時
 了了大未必佳文舉曰想君小時必當了了寔大踈
 踏續漢書曰孔融字文舉魯國人孔子二十四世孫也高祖父父南鉅鹿太守父宙泰山都尉融別傳曰融四歲與兄食梨輒引小者人問其故答曰小兒法當取小者年十歲隨父詣京師河南尹李膺有重名

融欲觀其為人遂造之膺問高明父祖嘗與何人游融曰然先君孔子與君先人李老君同德比義而相師友則融與君累世通家也眾坐莫不歎息僉曰異童乎也太中大夫陳寔後至同坐以告寔曰人小時了了者長大未必能奇融應聲曰即如所言君之幼時豈實慧乎膺大笑顧謂融曰長大必為偉器

○孔文舉有二子大者六歲小者五歲晝日父眠小者牀頭盜酒飲之大兒謂曰何以不拜答曰偷那得行禮

孔融被取中外惶怖時融兒大者九歲小者八歲二兒故琢釘戲了無遽容融謂使者曰冀罪止於身二兒可得全不兒徐進曰太人豈見覆巢之下復有完

卯乎尋亦收至

魏氏春秋曰融對孫權使有訕謗之言坐棄市二子方八歲九歲融見收

奕棋端坐不起左右曰而父見執二子曰安有巢覆而卵不破者哉遂俱見殺世語曰魏太祖以歲儉禁酒融謂酒以成禮不宜禁由是惑眾木祖收實法焉

二子齟齬見收顧謂二子曰何以不歸二子曰父尚如此復何所辭葉松才以為世語云融兒不辟知必俱死猶差可安孫盛之言誠所未譬八歲小兒能懸

了禍患聰明特達卓然既遠則其憂樂之情固亦有過成人矣安有見父被執而無變容奕棋不起若在

暇豫者乎昔申生流命言不忘父不以已之將死而廢念父之情也父安尚猶若茲而况顛沛哉盛以此為美談無乃賊夫人之子與蓋則

好奇情多而不知言之傷理也

賴川太守髡陳仲子

按陳之在鄉里州郡有疑獄不

或中途改辭或託狂悖皆曰寧為刑戮所苦不為陳者所非豈有盛德感人若斯之甚而不自衛反招刑

此論甚正可據

辟殆不然乎此所謂東野之言耳客有問无方府君何如无方曰高

明之君也足下家君何如曰忠臣孝子也客曰易稱

二人同心其利斷金同心之言其臭如蘭王與注繫

堅矣同心者其利無不入蘭芳物也無不樂者言其同心者物無不樂也何有高明之君

而刑忠臣孝子者乎无方曰足下言何其謬也故不

相答客曰足下但因偃為恭而不能答无方曰昔高

宗放孝子孝已

帝王世紀曰殷高宗武丁有賢子孝已其母蚤死高宗感後妻之言放之

而死天尹吉甫放孝子伯奇

琴操曰尹吉甫周卿也

下哀之妻生子曰伯奇乃諧伯奇於吉甫於是放伯奇於野

世說新語

卷之二

三

陶昂

曰此孝子之辭也。古甫乃董仲舒放孝子符起。唯求伯奇於野而射殺後妻。此三君高明之君。唯此三子忠臣孝子。客慚而退。

荀慈明與汝南袁閔相見。荀爽一名謂。汝南紀曰。謂文章曲籍無不涉。時人謔曰荀氏八龍。慈明無雙。洗滌處篤志。徵聘無所就。張璠漢紀曰。董卓秉政。復徵爽。爽欲遁去。吏持之急。起布衣。九十五日。問。潁川人士慈明先及諸兄。閔笑曰。士而至此三公。

但可因親舊而已乎。慈明曰。足下相難。依據者何經。閔曰。方問國士。而及諸兄。是以尤之耳。慈明曰。昔者邪矣。內舉不失其子。外舉不失其讐。以為至公。

邪美為中軍尉。請老。晉侯問。嗣焉。稱解。其讐也。野立之。而卒。又問焉。對曰。午也可。其子也。君子謂邪美。

可謂能舉善矣。稱其讐。不為論。立其子。不為比。公曰。文王之詩。不論堯舜之德。而頌文武者。親親之義也。春秋之義。內其國而外諸夏。且不愛其親。而愛他人者。不為悖德乎。

彌衡被魏武謫為鼓吏。正月半試鼓。衡揚袍為漁陽摻。槌淵淵有金石聲。四坐為之改容。

文士傳曰。衡不知先所出。逸才飄舉。少與孔融作爾汝之交。時衡未滿二十。融已五十。敬衡才秀。共結殷勤。不能相違。以建安初。北游。或勸其請京師。貴游者衡懷一刺。遂至。漫蒞。竟無所詣。融數與武帝牋。稱其才。帝傾心。欲見。衡疾不肯往。而數有言論。帝甚忿之。以其才名。不殺。圖欲辱之。乃令錄為鼓吏。後至。八月朝會。大閱。試鼓。節作三重。閣列坐。賓客以帛絹製衣。作一岑牟。一單絞。及小幘。鼓吏度者。皆當脫其故

世說新語

世說新語

世說新語

世說新語

世說新語

衣著此新衣。次傳衝。衝擊鼓為漁陽。搥搥。蹋地來前。躡駢。脚足容態不常。鼓聲甚悲。音節殊妙。坐客莫不慷慨。知必衝也。既度不肯易衣。吏呵之曰。鼓吏何獨不易服。衝便止。當武帝前。先脫幘。次脫餘衣。裸身而立。徐徐乃著。岑牟。次著單絞。後乃著幘。畢復擊鼓。搥搥而去。顏色無作。武帝笑。謂四坐曰。本欲辱衝。衝反辱孤。至今有漁陽。搥搥。孔融曰。禰衡罪同胥靡。不能自衛。造也。為黃祖所殺。

發明王之夢。 皇甫謐。帝王世紀曰。武帝夢天賜已。賢靡衣。襪於傅巖之野。是謂傅說。張晏曰。胥靡。刑名。胥。相也。靡。從也。謂相從坐輕刑也。 **魏武慚而赦之。**

南郡龐士无。聞司馬德操在潁川。故二千里候之。至遇德操。采桑。士无從車中謂曰。吾聞丈夫處世。當帶

金佩紫。馬有屈。洪流之量。而執絲婦之事。 蜀志曰。龐

襄陽人。少時樸鈍。未有識者。潁川司馬傲。有知人之鑒。士无弱冠。往見傲。傲采桑樹上。坐士无樹下。共語。自晝至夜。傲異之。曰。生當為南州士人之冠冕。由是漸顯。襄陽記曰。士无。德操之子也。年少。未有識者。唯德操重之。年十八。使往見德操。與語。歎曰。德操誠知人。實盛德也。後劉備訪世事於德操。德操曰。俗士豈識時務。此間自有伏龍鳳雛。謂諸葛孔明與士无也。華陽國志曰。劉備引士无為軍師中郎將。從攻洛陽。為流矢所中。卒。

德操曰。 司馬傲別傳曰。傲字德操。潁州人。知劉表性暗。必害善人。乃括囊不談。議時人。有以物問傲者。初不辨。其高下。每輒言佳。其婦諫曰。人問所疑。君宜辨論。而一皆言佳。豈人所以咨君之意乎。傲曰。如君所言。亦復佳。其婉約。遂遣如此。嘗有妄認傲猪者。便推與之。後得其猪。叩頭來還。傲又厚辭謝之。劉表子珠往候傲。遣問在否。傲自鋤園。珠在

右問司馬君在邪。微曰：我是也。珠左右見其醜陋，罵曰：死庸將軍，諸郎欲求見，司馬君汝何等田奴，而自稱是邪。微歸，頭著憤，出見珠。左右見微，故是向老翁，恐向珠道之。珠起，叩頭辭謝。微乃謂曰：卿直不可然，吾甚羞之。此自鋤園，唯卿知之耳。有人臨蠶，求箔箔者，微自棄其蠶，而與之。或曰：凡人損已以贖人者，謂彼彼急，我緩也。今彼此正等，何為與人。微曰：人未嘗求已，求之，不與。將慚，何有以財物令人慚者。人謂劉表曰：司馬德操，奇士也。但未遇耳。表後見之，曰：世間人為妄語，此直小書生耳。其智而能愚，皆此類。荆州破為曹操所得，操欲大用會，其病死。子且下車，子適知邪徑之速，不慮失道之迷。昔伯成耦耕，不慕諸侯之榮。莊子曰：堯治天下，伯成子高立為諸侯，禹為天子，伯成辭諸侯而耕於野，禹往見之，趨就下風而問焉。子高曰：昔堯治天下，不賞而民勸，不罰而民畏。今子賞罰而民且不知仁德，自此衰刑自此立。夫子盍行邪，毋落吾事。原憲，魯

樞不易有官之宅

家語曰：原憲字子思，宋人。孔子弟。居魯，環堵之室，茨以生艸，蓬戶

不完，桑樞而瓮牖，上漏下濕，坐而弦歌。子貢軒車不容巷，往見之，曰：先生何病也。憲曰：憲聞無財謂之貧，學而不能行謂之病。今憲貧也，非病也。夫希世而行，比周而友，學以為人，教以為己，仁義之慝，與馬之飾，

奇此乃許父

許由巢父，所以忼慨夷齊，所以長歎。伯夷，叔

駟之富

古史考曰：申不韋為秦，子楚行千金貨於華陽十萬戶，號文信侯。以詐獲爵，故曰竊也。論語曰：齊景公有馬千駟，民無德而稱焉。孔安國曰：千駟，四千

匹。不足，貴也。士无曰：僕生出邊，垂寡見大義，若不一

叩洪鍾伐雷鼓則不識其音響也。

劉公幹以失敬罹罪。典略曰。劉楨字公幹。東平寧陽人。建安十六年。世子為五官中郎將。妙選文學。使楨隨侍太子。酒酣。坐歡。乃使夫人甄氏出拜。坐上客多伏。而楨獨平視。他日。公聞。乃收楨。減死。輪作部。文士傳曰。楨性辯捷。所問應聲而答。坐平視。甄未入。配輪作部。使磨石。武帝問曰。石何如。楨因得喻。者。見楨。匡坐正色。磨石。武帝問曰。石何如。楨因得喻。已自理。跪而對曰。石出荆山。懸巖之巔。外有五色之章。內含下火之珍。磨之不加瑩。雕之不增文。稟氣堅貞。受之自然。顧其理枉屈。紆繞而不得申。帝顧左右大笑。即文帝問曰。卿何以不謹於文憲。楨答曰。臣誠日赦之。

庸短亦由陛下綱目不疎。魏志曰。帝諱不字子植。受魏武之世。建安二十年。病亡。後七年。文帝乃即位。而謂楨得罪。黃初之時。謬矣。

鍾毓鍾會少有令譽。魏書曰。毓字稚叔。潁川長社人。侍郎。機捷談笑有文。風往。至車騎將軍。年十三。魏文帝聞之。語其父鍾繇。魏志曰。繇字元常。家貧。好學。為周曰。可令二子來。於是敕見毓。面有汗。帝曰。卿面何以汗。毓對曰。戰戰惶惶。汗出如漿。復問會。卿何以不汗。對曰。戰戰慄慄。汗不敢出。

鍾毓兄弟小時。值父晝寢。因共偷服藥酒。其父時覺。且託寐以觀之。毓拜而後飲。會飲而不拜。魏志曰。會字士季。繇少子也。敏惠夙成。中護軍。將濟者論。謂觀其眸子。足以知人。會年五歲。繇遣見濟。濟甚異之。曰。非常人也。

世說新語 卷之一 六頁七

註是

及壯有才數精練名理累遷黃門侍郎諸葛誕反未
主征之會謀居多時人謂之子房拜鎮西將軍伐蜀
蜀平進位司徒自謂功名蓋世不可復為人下謂所
親曰我淮南已來畫無遺策四海共知持此欲安歸
乎遂謀友見既而問毓何以拜毓曰酒以成禮不敢
誅時年四十不拜會何以不拜會曰偷本非禮所以不拜

魏明帝為外祖母築館於甄氏魏未傳曰帝諱睿字
木仲文帝太子以其

母廢未立為嗣文帝與俱獵見子母鹿文帝射其母
應弦而倒復令帝射其子帝置弓泣曰陛下已殺其
母臣不忍復殺其子文帝曰好語動人心遂定為嗣
是為用帝魏書曰文帝甄皇后明帝母也父速上蔡
令烈宋即位追封上蔡君嫡孫象龍曾
象龍子賜嗣起大第車駕親自臨之既成自行親
謂左右曰館當以何為名侍中繆襲曰襲字熙伯東

海蘭陵人有才學累遷侍中光祿勳陛下聖思齊於哲王罔極過於曾

問此館之興情鍾舅氏宜以涇陽為名康公念母也

康公之母晉獻公之女不遭驪姬之難未反而秦
姬卒穆公納文公康公時為太子贈送文公于涇之
陽念母之不見也我見舅氏如母存焉按魏書帝於
後園為象母起觀名其里曰涇陽然則象母即帝之
舅母非外祖母也且涇
陽為館名亦乖舊史也

何平叔云服五石散非唯治病亦覺神明開朗魏略

也尚主又好色故黃初時無所事任正始中曹爽用
為中書主選舉宿舊者多得濟拔為司馬宣王所誅
秦末相寒食散論曰寒食散之方雖出漢代而用之
者寡靡有傳焉魏尚書何晏首獲
神效由是大行於世服者相尋也

六朝貴族每
病輒云散動
以為佳往往
死而不悟蓋
金石之毒也
平叔實始作
備

世說新語

卷之一

三

昂

世人但知蔡
中郎石經不
知有嵇中散
比註具一大
故事

嵇中散語趙景真

嵇紹祖趙至敘曰至字景真代郡人

至年十一與母共道傍看母曰汝先世非微賤家也
汝後能如此不至曰可爾耳歸便求師誦書蚤聞父
耕叱牛聲釋書而泣師問之答曰自傷不能致榮華
而使老父不免勤苦年十四入大學觀時先君在學
寫石經古文事訖去遂隨車問先君姓名先君曰年
少何以問我至曰觀君風器非常故問耳先君具告
之至年十五陽病數數狂走五里三里為家追得又
灸身體十數處年十六遂亡命徑至洛陽求索先君
不得至荆湘國史仲和是魏領軍東漢孫也至便依
之遂名翼字陽和先君到荆至具道太學中事便逐
先君歸山陽經年至長七尺三寸紫白黑髮赤脣明
目鬚鬚不多閒詳安諦體若不勝衣先君嘗謂之曰
卿頭小而銳瞳子白黑分明視瞻停諦有自起風至
論議清辯有從橫才然亦不以自長也至才基辟為
遼東從事在郡斷九獄見稱清當猶痛葉而亡卿瞳子白
親遠游母亡不見吐血發病服亦竟而亡

黑分明有自起之風

嚴尤三將叙曰自起平原君勸

兵必至武安君必將誰能當之者乎對曰洵池之會
臣察武安君小頭而面銳瞳子白黑分明視瞻不轉
小頭而面銳者敢斷決也瞳子白黑分明者見事明
也視瞻不轉者執志強也可與持多難以爭鋒廉頗
為人勇鷙而愛士知難而忍恥與之野恨量小狹趙
戰則不如持守足以當之王從其計

云尺表能審幾衡之度

周髀曰夏至北方二萬六千

日中樹表則無影矣周髀長八尺夏至日晷尺六寸
髀股也髀勾也正南千里勾尺五寸正北千里勾尺
七十周髀寸管能測往復之氣

呂氏春秋曰黃帝使
之葦也
崑崙之陰取竹之解谷生其竅厚薄均者斷兩節間而
吹之以為黃鐘之管制十二筩以聽鳳凰之鳴雄鳴
六雌鳴六以為律呂積漢書律曆志曰十二律之變
至於六十以律候氣候氣之法為室三重戶閉塗墁
世說新語

必周密布緹幔以木為案。加律其上以蔽其。何必在
灰抑其內為氣所動者其灰散也。以此候之。

司馬景王東征。魏書曰。司馬師字子元。相國。軍文侯。長子也。以道德清粹。重於朝廷。為大

將軍。錄尚書事。取上黨李喜以為從事中郎。反。師自征之。薨。謚景王。

因問喜曰。昔先公辟君不就。今孤召君。何以來。喜對

曰。先公以禮見待。故得以禮進。邊明公以法見繩。喜

畏法而至耳。晉諸公贊曰。喜字季和。上黨銅鞮人也。少為

喜固辭疾。景帝輔政。為從事中郎。累遷光祿大夫。特進。贈太保。

鄧艾口喫語稱艾艾。魏志曰。艾字士章。棘陽人。少為農人。養犢。年十二。隨母至潁川。

讀故大丘長碑文曰。言為世範。行為士則。遂名範。字上則。後宗族有同者。故改焉。每見高山大澤。輒規度指畫。軍營處所。時人多笑焉。後見司馬軍。上三辟為掾。累遷征西將軍。伐蜀。蜀平。進位太尉。為衛瑾所害。晉文王戲之曰。卿云艾艾。定是幾艾。對曰。鳳兮鳳兮。

故是一鳳。朱鳳。晉紀曰。文王諱昭。字子上。車帝次子。也。列山傳曰。陸通者。趙狂。接輿也。好養性。

游諸名山。嘗遇孔子。而歌曰。鳳兮鳳兮。何德之衰。往者不可諫。來者猶可追。後入蜀。在葭嶺山中。

嵇中散既被誅。向子期舉郡計入洛。文王引進問曰。

聞君有箕山之志。何以在此。對曰。巢許狷介之士。不

足多慕。王大咨嗟。同秀別傳曰。秀字子期。河內人。少為同郡山濤所知。又與譙國嵇康。

事。營生業。亦不異。常與嵇康偶。鍛於洛邑。與子安灌。

園於山陽不慮家之有無外物不足怫其心弱冠著
 儒道論稟而不錄好事者或存之或云是其族人所
 作困於不行乃告秀欲假其名秀笑曰可復爾耳後
 康被誅秀遂失圖乃應歲舉到京師請大將軍司馬
 文正王問曰君有箕山之志何能自屈秀曰常
 謂彼人不達堯意本非所慕也一坐皆說隨次轉至
 黃門侍郎散騎常侍

晉武帝始登阼探策得一晉世譜曰世祖諱炎字主

者世數繫此多少帝既不說羣臣失色莫能有言者

侍中裴楷進曰臣聞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寧侯王

得一以為天下貞帝說羣臣歎服王弼老子註云一

也各是一物所以為王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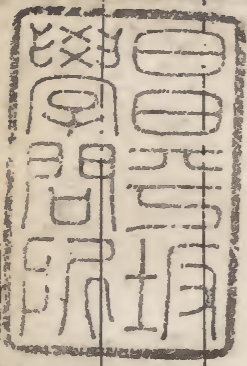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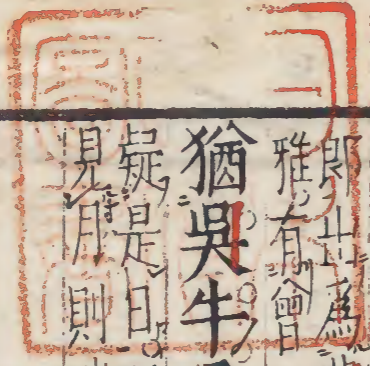
此故自應至

滿奮畏風在晉武帝坐北窻作琉璃屏實密似疎奮
 有難色帝笑之荀綽冀州記曰奮字武秋高平人魏

即出為冀州刺史晉諸公贊曰奮體量清

猶與牛見月而喘今之水牛唯生江淮間故謂之吳

疑是日所以見月則喘



世說新語

卷之二

二七

四百五

世說新語

二

121
8
34
東京大学図書印

東 京 圖 書 館			
類	漢	割	類
書	書	加	書
門	門	函	門
類	類	架	類
類	類	號	類
類	類	冊	類

漢 書 門			
類	六	二	八
類	類	架	類
類	類	函	類
類	類	冊	類

不許帶出



世說新語卷之二

漢書文庫

宋 劉義慶

撰

梁 劉孝標 注

明 王世懋 批點

後學 凌瀛初 校

言語第二下

諸葛靚在吳於朝堂大會

晉諸公贊曰靚字仲思琅邪人司空諱少子也雅正

有才望吳以請陽叛遺靚入質於吳以靚為右將軍孫皓問卿字仲思為何所

思對曰在家思孝事君思忠朋友思信如斯而已

世說新語

卷之二

蔡洪洪集錄曰洪字叔開吳郡人有才辯初仕吳朝大康中本州從事舉秀才王隱晉書曰洪仕至

赴洛洛中人問曰幕府初開羣公辟命求英奇

於仄陋采賢雋於巖穴君吳楚之士亡國之餘有何

異才而應斯舉蔡答曰夜光之珠不必出於孟津之

河舊說云隋侯出行有蛇斬而中斷者侯連而續之蛇遂得生而去後銜明月珠以報其德光明照夜

賦所謂隋侯鄰其夜光也盈握之璧不必采於崑崙

之山韓氏曰和氏之璧蓋出於井里之中木禹生於東夷文王生於西

羌按臨斤曰舜生於諸州東夷人也文王生於岐周西戎人也則東夷是舜非禹也聖賢所

出何必常處昔武王伐紂遷頑民於洛邑尚書曰成周既成遷

殷頑民作多止孔安國注曰頑大夫心不則德義之經故徙於王都得無諸君是其苗裔乎按華今思舉秀才入洛與武王相酬對皆與此言不異無容二人同有此辭疑世

諸名士共至洛水戲竹林七賢論曰王濟諸人嘗至洛水解禊事明白或問曰

還樂令廣也問王東甫曰今日戲樂乎廣也

王曰裴僕射善談名理混混有雅致晉書裴君

所善王曰裴僕射善談名理混混有雅致注曰裴君

濟民河東聞喜人司空秀之少子也冀州記曰顧弘

濟有清識積善言名理履行高整自少知名歷侍

中尚書左僕射張茂先論史漢靡靡可聽晉書張茂先

為趙王所害世說新語

世說新語

古本原作著
字殆不可曉
後皆倣此

聞無不賈綜世祖嘗問漢事及建章千門萬戶華畫地成圖應對如流漢安世不能過也我與王

安豐也說廷陵子房亦超超玄著晉諸公贊曰東南好尚談稱爲時人

王武子晉諸公贊曰王濟字武子太原晉陽人司徒

大孫子荆文士傳曰孫楚字子荆太原中都人也晉

之子鄉人王濟豪俊公子爲本州大中正訪問去爲

才英特亮接不羣各言其土地人物之美王云其地

坦而平其水淡而清其人廉且貞孫云其山巖魏以

註是也吳蜀
當此語是本

色按王孫同
爲太原人不
當土風之異
如此

人伊籍稱吳土地
人物與此語同

樂令女適大將軍成都王穎虞預晉書曰樂廣字彥

有理識累遷侍中河南尹在朝廷用心虛淡時人重

其貞貴代平戎爲尚書令八王故事曰司馬穎字叔

度世祖第十九子王兄長沙王執權於洛晉百官名

封成都王大將軍字士度封長沙王八王

女事曰世祖第十七子遂構兵相圖長沙王親近小

人遠外君子凡在朝者人懷危懼樂令既允朝望加

有婚親羣小讒於長沙長沙嘗問樂令樂令神色自

若徐答曰豈以五男易一女百易秋曰成都王之起

猶疑之遂以爲卒

由是釋然無復疑慮

世說新語

千里湖名今志猶可考

轉語佳甚

此問者自賣破綻

陸機詣王武子晉陽秋曰機字士衡吳郡人祖遜別承相父抗大同馬機與弟雲並有雋才司空張華見而說之曰平吳之利在獲二雋機別傳曰博學善屬文非禮不動入晉仕著作郎至平原武子前置數斛羊酪指以示陸曰卿江東何以敵此陸云有千里尊羹但未下鹽豉耳

中朝有小兒父病行乞藥主人問病曰患瘧也主人

曰尊侯明德君子何以病瘧俗傳行瘧鬼小多不病日嘗聞壯士不病瘧答曰來病君子所以為瘧耳

崔正熊詣都郡都郡將姓陳問正熊君去崔杼幾世

答曰民去崔杼如明府之去陳恒晉百官名曰崔杼字正熊燕國人

帝時官至大傅丞

元帝始過江朱鳳晉書曰帝諱轍字景文祖伯封琅邪王父朱王塹嗣帝襲爵為琅邪王少而明惠因亂過江起義遂即皇帝位謚法曰始建國都曰元謂顧驃騎曰寄人國

士心常懷慚榮跪對曰臣聞王者以天下為家是以

恥毫無定處帝王世紀曰殷祖乙徙耿為河所毀今河東皮氏耿鄉是也盤庚五遷復南居亳是也九鼎遷洛邑春秋傳曰武王克商遷九鼎於洛邑今之偃師是也願陛

下勿以遷都為念

庾公造周伯仁庾預晉書曰周顓字伯仁汝南安城人揚州刺史姿長子也晉陽秋曰顓有風流才氣少知名止體凝然儕輩不敢嬖也汝南賈泰淵通清深之士嘗歎曰汝預固多賢士自頃陵

世說新語

卷之三

潮雅道死。今復見。伯仕將祛舊風。清我邦族。矣。舉寒素。累遷尚書僕射。為王敦所害。伯仕曰。君何所欣說。而忽肥。庾曰。君復何所憂慄。而忽瘦。伯仕曰。吾無所憂。直是清虛。日來滓穢。日去耳。

過江諸人。每至美日。輒相邀新亭。藉卉飲宴。日新亭。吳舊立。先基崩。淪隆安中。丹陽尹。周侯也。中坐而歎曰。風

景不殊。正自有山河之異。皆相視流淚。唯王丞相也。導

愀然變色曰。當共戮力王室。克復神州。何至作楚囚。

相對。春秋傳曰。楚伐鄭。諸侯救之。鄭執鄭公。鍾儀獻

有司對曰。楚囚也。使稅之。問之曰。南冠而縶者。為誰。樂乎。曰。先父之職。敢有二事。與之琴。操南音。漢文子

曰。楚囚。君子也。樂操土風。不忘舊也。君盍歸之。以合晉楚之成。

至今讀之欲絕。況在當時。德言面聆者耶。

日。楚囚。君子也。樂操土風。不忘舊也。君盍歸之。以合晉楚之成。

衛洗馬初欲渡江。形神慘頓。語左右云。見此芒芒不

覺。百端交集。苟未免有情。亦復誰能遣此。晉諸公贊

傳曰。河東安邑人。祖父瓊。太尉。父恒。黃門侍郎。玠別

之禮。論者以為出。王眉子。平子。武子。之右。世咸謂諸

王。二子。不如衛家一兒。娶樂廣女。蔡叔道曰。妻父有

水清之姿。壻有壁潤之望。所謂秦晉之匹也。為太子

洗馬。永嘉四年。南至江。夏與兄別於梁里。澗語曰。在

之道。可不勉乎。行至豫章。乃卒。

顧司空未知名。詣王丞相。丞相小極。對之疲睡。顧思

所以叩會之。荆州刺史。父相。晉臨海太守。和總角。知

名族人顧榮雅相器愛曰此吾家之驥驥也必振衰族累遷尚書令因謂同坐曰昔每

聞无公顧榮道公協贊中宗保全江表與无帝有布衣

之好知中國將亂勸帝渡江求為安東司馬體小不

安令人喘息丞相因覺謂顧曰此子珪璋特達機警

有鋒

會稽賀生體識清遠言行以禮別見不徒東南之美

爾雅曰東南之美者有會稽之竹箭焉實為海內之秀

劉琨雖隔閭寇戎志存本朝王愨晉書曰琨字越石

國之才父光祿大夫琨少稱雋朗累遷司徒長史尚書右丞迎大駕於長安以有殊勳封廣武侯年三

十五出為并州刺史謂温嶠曰班彪識劉氏之復興馬

援知漢光之可輔漢書敘傳曰彪字叔皮扶風人客

作王命論以諷之東觀漢記曰馬援字文淵茂陵人

從公孫述隗囂游後見光武曰天下反覆盜名字者

不可勝數今見陛下寥廓大度同符今晉乍雖衰天

命未改吾欲立功於河北使卿延譽於江南子其行

乎温曰嶠雖不敏才非昔人明公以桓文之姿建匡

立之功豈敢辭命康預晉書曰嶠字木真太原祁人

現左司馬是時二都傾覆天下大亂琨聞石里受命

世說新語

卷之二

六

武五百十五

温嶠初為劉琨使來過江于時江左營建始爾綱紀未舉温新至深有諸慮既詣王丞相陳主上幽越社稷焚滅山陵夷毀之酷有黍離之痛温忠慨深烈言與泗俱丞相亦與之對泣敘情既畢便深自陳結丞相亦厚相酬納既出懽然言曰江左自有管夷吾此復何憂史記曰管仲夷吾者穎上人相齊桓公九合諸侯一匡天下語林曰初温奉使勸進晉王大集賓客見之温公始入姿形甚陋合坐盡驚既坐陳說九服分崩皇室弛絕晉王君臣莫不歔歔及言天下不可以無王聞者莫不踴躍植髮穿冠王丞相深相付託温公既見丞相便游樂不住曰既見管仲天下事無復憂

王敦兄舍為光祿勳

舍別傳曰舍字康弘琅琊臨沂人累遷徐州刺史光祿勳與弟

敦作逆代誅

敦既逆謀屯據南州舍委職奔姑孰

登榮晉紀曰初

王導協贊中興敦有方面之功敦以劉隗為問

王丞

相詣闕謝

中興書曰導從兄敦舉兵討劉隗導率子弟二十餘人旦旦到公車泥首謝罪

徒丞相揚州官僚問訊倉卒不知何辭顧司空時為

揚州別駕援翰曰王光祿遠避流言明公蒙塵路次

羣下不寧不審尊體起居何如

郗太尉拜司空語同坐曰平生意不在多值世故紛

紜遂至台鼎朱博翰音實愧於懷

漢書曰朱博字子真杜陵人為丞相

高坐寺名迄
入無改

臨拜延登受策有大聲如鐘鳴上問揚雄李素對曰
拱範所謂鼓妖者也人若不聽空名得進則有無形
之聲博後坐事自殺故序傳曰博之翰音鼓妖先作
易中孚曰上九翰音登于天貞凶王弼注曰翰高飛
也飛者音飛
而實不從也

高坐道人不作漢語或問此意簡文曰以簡應對之

煩高坐別傳曰和尚胡名入黎密西域人傳云國王

市中和尚天姿高朗風韻適邁丞相王一見奇之

以為吾之徒也用儀射領選撫其背而歎曰若選得

此賢令人無恨俄而用儀遇害和尚對其靈生作胡

祝數千言音聲高暢既而揮涕收淚其哀樂廢典皆

此類性高簡不學晉語諸公與之言比日因傳譯然神

領意得頓在言前塔寺記曰入黎密冢曰高坐在石

子岡常行頭陀卒於梅岡即葬焉

晉元帝於冢邊立寺因名高坐

隱字費解不
如註中陰映
三字

用儀射雍容好儀形詣王公初下車隱數人王公含

笑看之既坐傲然嘯詠王公曰卿欲希嵇阮邪答曰

何敢近舍明公遠希嵇阮鄧粲晉紀曰伯仁儀容弘

以陰映數人深自持能致人而未嘗往焉

庾小嘗入佛圖見臥佛涅槃經云如來背痛於雙樹

為此象曰此子疲於津梁于時以為名言

擊瞻曾作四郡太守大將軍戶曹參軍復出作內史

擊氏世本曰瞻字景游京兆長安人太常虞兄子也

父甫涼州刺史瞻少善屬文起家著作郎中朝鬪依

王敦為戶曹參軍歷安豐新蔡西陽太守見敦以故

壞素賜老病外部都督瞻諫曰尊素雖故不宜與小

吏敦曰。何為不可。瞻時因醉曰。若上服皆可用。賜貂蟬亦可。賜下乎。敦曰。非喻所引。如此不堪。二千石。瞻曰。瞻視去。西陽如脫屣。年始二十九嘗別王敦敦敦反。乃左遷。隨郡內史。

謂瞻曰。卿年未三十已為萬石。亦太蚤。瞻曰。方於將

軍。少為太蚤。比之甘羅。已為太老。亮有氣節。故以此

答敦。後知敦有異志。建興四年。與第五琦據荊州。以距敦。竟為所害。史記曰。甘羅。秦相茂之孫也。年十二而秦相。出不韋。欲使張唐相。唐不肯行。甘羅說而行之。又請車五乘。以使趙。還報秦。秦封甘羅為上卿。賜以甘田宅。

梁國楊氏子九歲甚聰惠孔君平

王隱晉書曰。孔坦字君平。會稽山陰人。善春秋。有文辯。歷太子舍人。累遷廷尉卿。

詣其父。父不在。乃呼兒出。為

設果。果有楊梅。孔指以示兒曰。此是君家果。兒應聲

答曰。未聞孔雀是夫子家禽。

孔廷尉以裘與從弟沈

孔氏譜曰。沈字德度。會稽山陰人。祖父奕。全椒令。父羣。鴻臚卿。沈至琅邪。王文學。

沈辭不受。廷尉曰。晏平仲之儉。祠其先

人。豚肩不掩豆。猶狐裘數十年。

劉向別錄曰。晏平仲名嬰。東萊人。事齊靈公。莊公。以節儉力行。重於齊。禮記曰。晏平仲祀其先人。豚肩不掩豆。君子以為儉也。又曰。晏平仲一狐裘三十年。晏子馬知禮。注。豚。俎實也。豆。俎。尺。言併豚之兩肩。不能掩豆。喻少也。

於是受而服之。

佛圖澄與諸石遊

別傳曰。道人佛圖澄。不知何許人。出於燉煌。好佛道。出家為沙門。

永嘉中。至洛陽。值京師有難。潛遁草澤間。石勒雄異。好殺害。因勒大將軍郭默略見。勒以麻油塗掌。占見吉凶。數百里外。聽浮圖鈴聲。逆知禍福。勒甚敬信之。虎即位。亦師。澄號大和尚。自知終日。開棺無屍。唯架袋法服。林公曰。澄以石虎為海鷗鳥。趙書曰。虎字季在馬。伐每斬將。拳旌勒死。誅勒諸兒。襲位。莊子曰。海上之人好鷗者。每旦之海上。從鷗游。鷗之至者數百。而不止。其父曰。吾聞鷗鳥從汝游。取來。玩之。明日之海上。鷗舞而不下。

謝仁祖年八歲。謝豫章別見。將送客。爾時語已神悟。

自參上流。諸人咸共歎之。曰。年少一坐之顏回。仁祖

曰。坐無尼父。馬別顏回。晉陽秋曰。謝尚字任祖。陳郡

過人。及遭父喪。溫嶠嗟之。尚號曰極哀。既而收涕告

刺史。

陶公疾篤。都無獻替之言。朝士以為恨。陶氏叙曰。侃

鄱陽人。後徙尋陽。侃少有遠槩。綱維宇宙之士。舉孝

廉入洛。司空張華見而謂曰。後來匡主。寧民君其人

也。劉弘鎮河南。取為長史。謂侃曰。昔吾為羊木。傳參

佐。見語云。君後當居身處。今相觀。亦復然矣。累遷相

廣荆三州刺史。加羽葆鼓吹。封長沙郡公。大將軍。贊

拜不名。劍履上殿。進太尉。贈大司馬。謚桓公。按王隱

晉書載侃臨終表曰。臣少長孤寒。始願有限。過蒙先

朝歷世。異恩。臣年垂八十。位極人臣。啓手啓足。當復

何恨。但以餘寇未誅。山陵未復。所以憤慨兼懷。唯此

而已。猶冀太馬之齒。尚可少延。欲為陛下北吞石虎

而。誅李雄。勢遂不振。良圖永息。臨書振腕。涕泗橫流。

伏願遴選代人。使必得良才。足以奉宣王猷。遵成志

世說新語

卷之三

十一

禎

貽陶公話言。呂氏春秋曰。管仲病。桓公問曰。子如不以事君。非人情。必時賢以為德音。不可用。後果亂齊。

筆法深在簡文。坐劉尹問道。人何以游。朱門答曰。君

自見其朱門。貧道如游蓬戶。高逸少門傳曰。法師居會稽。皇帝重其風德。遣使迎焉。法師暫出。應命司徒會稽王。天性虛澹。與法師結殷勤之歡。師雖升履丹墀。出入朱戟。泯然曠達。不異蓬宇也。

或云。卞令。別見。孫盛為庾公記室參軍。中興書曰。盛字安國。太原中都人。博學強識。歷著作郎。劉

陽令。庾亮為荊州。以為征西主簿。累遷秘書監。從獵。將其二兒俱行。庾公不

知。忽於獵場見齊莊。時年七八歲。庾謂曰。君亦復來

邪。應聲答曰。所謂無小無大。從公于邁。

孫齊由齊莊。二人小時詣庾公。公問齊由何字。答曰

字齊由。公曰。欲何齊。邪曰。齊許由。晉百官名曰。孫潛字齊由。太原人。中

興書曰。潛。盛長子也。豫章太守。殷仲堪下計。王國齊

莊何字。答曰。字齊莊。公曰。欲何齊。曰。齊莊。周公曰。何

不慕仲尼。而慕莊周。對曰。聖人生知。故難企慕。庾公

大喜。小兒對。孫放別傳曰。放字齊莊。監君次子也。年八歲。太尉庾亮召見之。放清秀。欲觀試

乃授紙筆。公書。放便自疏名字。公題後問之。曰。為欲慕莊周。邪。放書。答曰。意欲慕之。公曰。何故不慕仲尼。而慕莊周。放曰。仲尼生而知之。非希企所及。至於莊周。是其次者。故慕耳。公謂賓客曰。王輔嗣應答。思不

龍騰之相
長沙王相

不辨優劣
人自見註引
經論又恰破
的

張玄之顧敷是顧和中外孫皆少而聰惠和竝知之
而常謂顧勝親重偏至張頗不願敷別見續晉陽秋
吳郡太守澄之孫也少以學顯歷吏部尚書出為冠
軍將軍吳興太守曾祖內史謝玄同時之郡論者以
為南止之望玄之名亞謝玄于時張年九歲顧年七
歲和與俱至寺中見佛般泥洹像弟子有泣者有不
泣者和以問二孫玄謂被親故泣不被親故不泣敷
曰不然當由忘情故不泣不能忘情故泣大智度論曰佛在陰
菴羅雙樹間入般涅槃臥止首大地震動諸三學人
僉然不樂郁伊交涕諸無學人但念諸法一切無常

○庾法暘造庾太尉握麈尾至佳公曰此至佳那得
在法暘曰廉者不求貪者不與故得在耳法暘氏族
出未詳法

所著人物論自敘其美云
賜悟錢有神才辭通辯

庾稚恭為荊州也庾翼別傳曰翼字稚恭荊州
少有大度時論以經略許之兄太以毛扇上武帝武帝

疑是故物成羽扇賦序曰昔吳人直截鳥翼而搵
之風不減方圓二扇而功無加然中國莫
有生意者滅吳之後翕然皆之無人不用按庾暘
以白羽扇獻武帝帝嫌其非新反之不聞翼也侍

中劉劭曰文存志曰劭字彥祖彭城蕭亭人祖訥可
諫校尉文松成皇今劭博識好學多藝能
晉草隸初仕領軍參軍太傅出東劭謂京
洛必危乃單馬奔揚州歷侍中豫章太守相梁雲構

工匠先居其下。管弦繁奏。鍾夔先聽其音。鍾夔樂正也。稱恭上扇以好。不以新庾。後聞之曰。此人宜在帝左右。

何驃騎亡後。別見。徵褚公入。既至石頭。王長史劉尹。

同詣褚。褚曰。真長何以處我。真長顧王曰。此子能言。

褚因視王。王曰。國自有周公。謂大后父東宜秉朝政。

東自丹徒入朝。吏部尚書劉遐勸東曰。會稽王令德。國之用也。足下宜以大政付之。東長史王胡之亦勸歸。於是固辭歸京。

桓公北征。經金城。見前為琅邪時種柳。皆已十圍。慨

然曰。木猶如此。人何以堪。攀枝執條。泫然流淚。桓溫別傳。

曰。溫字元子。譙國龍亢人。漢五更桓榮後也。父彘有識。鑿溫少有豪邁。風氣為溫嘗所知。累遷琅邪內史。進征西大將軍。鎮西夏。時逆胡未誅。餘虛殷息。溫親勒郡卒。建旗致討。清蕩伊洛。展敬圍陵。薨。謚軍武侯。

○簡文作撫軍時。嘗與桓軍武俱入朝。更相讓在前。軍武不得已。而先之。因曰。伯也。孰及為王前驅。衛詩也。父

長一丈二尺無刃。簡文曰。所謂無小無大。從公于邁。

顧悅與簡文同年。而髮蚤白。中興書曰。悅字君叔。晉陵人。初為殷浩揚州別

駕浩卒。上疏理浩。或諫以浩為太宗所廢。必不依。簡許悅固爭之。浩果得申。物論稱之。後至尚書左丞。簡

文曰。卿何以先白。對曰。蒲柳之姿。望秋而落。松柏之

質經霜彌茂顧凱之為父傳曰君以直道陵遲於世

年乃曰卿何偏蚤白君曰松柏之姿經霜猶茂臣

桓公入峽絕壁天懸騰波迅急晉陽秋曰溫以永和

表輒行拜廼歎曰既為忠臣不得為孝子如何漢書

身為益州刺史行部至邛犍九折坂歎曰奉先人遺

體奈何數乘此險以病去官後王尊為刺史至其坂

問吏曰非王陽所畏之道邪吏曰是也

其馭曰驅之王陽為孝子王尊為忠臣

初熒惑入太微尋廢海西晉陽秋曰泰和六年閏十

月大司馬桓溫廢帝為海西公晉安帝紀曰桓溫於

枋頭奔敗知民望之去也乃屠東直於壽陽既而謂

希超曰足以雲枋頭之耻乎超曰未厭有識之情也

公六十之年敗於太舉不建高世之勳未足以鎮康

民望因說溫以廢立之事時溫簡文登作復入太微

夙有此謀深納超言遂廢海西帝惡之

帝惡之徐廣晉紀曰咸安元年七月猶在馬帝徵海西之事心

甚憂時郗超為中書在直人司空情之子也少而卓

犖不羈有曠世之度累引起入曰天命脩短故非所

計政當無復近日事不超曰大司馬方將外固封疆

內鎮社稷必無若此之慮臣為陛下以百口保之帝

因誦庾仲初詩庾闡從曰志士痛朝危忠臣哀主辱

聲甚悽厲郗受假還東帝曰致意尊公家國之事遂

至於此由是身不能以道匡衛思患預防愧歎之深

言何能喻因泣下流襟續晉陽秋曰帝外歷疆土憂憤不得志在位二年而崩

○簡文在暗室中坐召宣武軍武至問上何在簡文

曰某在斯時人以為能論語曰師冕見及階子曰階也及席子曰席也皆坐于告

之曰某在斯某在斯注歷告坐中人也

簡文入華林園顧謂左右曰會心處不必在遠翳然

林水便自有濠濮間想也濠濮二水名也莊子曰莊子與惠子游濠梁水上莊

子曰濠魚出游從容是魚樂也惠子曰子非魚安知魚之樂邪莊子曰子非我安知我之不知魚之樂也

莊子曰濠水在濠水也莊子使二大夫造焉曰願以境內累年矣中司而蒞於廟此寧曳尾於塗中寧留骨而貴乎二大夫曰寧曳尾於塗中莊子曰往矣吾亦寧曳

尾於塗中

尾於塗中

尾於塗中兔為獸禽魚自來親人

謝太傅語王右軍曰中年傷於哀樂與親友別輒作

歎曰惡王曰文字志曰王羲之字逸少琅邪臨沂人所賞善草隸累遷江州刺史右軍將軍會稽內史

年在桑榆自然至此正賴

絲竹陶寫恒恐兒輩覺損欣樂之趣

末道林常養數匹馬或言道人畜馬不韻支曰貧道

重其神駿高逸少門傳曰末道字道林河內林慮人本姓關氏少而任心獨往風

期高亮家世奉法嘗於餘杭山沈思道行冷然獨

鳴年二十五始釋形入道年五十三終於洛陽

劉尹與桓宣武共聽講禮記桓云時有入心處便覺

世說新語

卷之二

十一

禎

咫尺玄門劉曰此未關至極自是金華殿之語漢書

曰班伯少受詩於師丹大將軍王鳳薦伯於成帝宣
勸學召見宴曠拜為中常侍時上方向學鄭寬中張
禹朝夕入說尚書論語
於金華殿詔伯受之

羊秉為撫軍參軍少亡有令譽夏庚孝若為之敘極

相讚悼羊秉敘曰秉字長達九山平陽人漢南陽太
守績曾孫大父魏郡府君即車騎掾无子也

府君夫人鄭氏無子乃養秉齟齬而佳小心敬慎十
歲而鄭未人喪秉思容盡哀俄而公府掾及夫人並
卒秉羣從父率禮相承人不間其親雍雍如也仕參

撫軍將軍軍事將奮千里之足揮冲夫之翼惜乎春秋
二十有二而卒昔軍虎死子產以為無與為善自夫
子之沒有所產之歎矣亡後有子男又不肯是何行
善而禍繁也豈非

司馬生之所惑歟羊權為黃門侍郎侍簡文坐帝問

曰夏庚湛別作羊秉敘絕可想是卿何物有後不

謙曰權字道興徐州刺史
此之子也仕至尚書左丞權潛然對曰亡伯令問風

軫而無有繼嗣雖名播天聽然胤絕聖世帝嗟慨久

之

王長史與劉真長別後相見王長史別傳曰濛字休
祖太原晉陽人其先出

自周室經漢魏世為大族祖父休北軍中候父訥第
令濛神氣清韶年十餘歲放邁不羣弱冠檢尚風流
雅正外絕榮競內寡私欲辟司徒王謂劉曰卿更長

進答曰此若天之自高耳語林曰仲祖語真長曰卿
近大進劉曰卿仰看邪王

問何意劉曰不爾
何由測天之高也

世說新語

卷之二

七

禎

語大無當

國立公文書館
National Archives of Japan

劉尹云人想王荆產佳此想長松下當有清風耳荆

上微小字也王氏譜曰微字幼仕琅邪人祖父又

王仲祖聞蠻語不解茫然曰若使介葛盧來朝故當

不昧此語春秋傳曰介葛盧來朝魯聞牛鳴曰是生

曰介東夷國葛盧其君名也

劉真長為丹陽尹許玄度出都就劉宿續晉陽秋曰

高陽人魏中領軍九玄孫總角秀惠衆稱牀帷新覆

飲食豐甘許曰若保全此處殊勝東山劉曰卿若知

吉凶由人吾安得不保此春秋傳曰吉凶王逸少在

二君故復有

此破綻耶

坐曰今集許遇稷契當無此言二人並有愧色

王右軍與謝太傅共登冶城揚州記曰冶城吳時鼓

治也謝悠然遠想有高世之志王謂謝曰夏禹勤

王手足胼胝帝王世紀曰禹治洪水手足胼胝世傳

文王盱食日不暇給尚書曰文王自朝至今四郊多

壘禮記曰四郊多壘宜人人自效而虛談廢務浮文

妨要恐非當今所宜謝答曰秦任商鞅二世而亡戰

策口衛南鞅諸庶孽子名鞅姓公孫豈清言致患邪

○謝太傅寒雪日內集與兒女講論文義俄而雪驟

此在謝白為德音然王是救時急務

世說新語

卷之三

三

公欣然曰白雪紛紛何所似兄子胡兒曰胡中謝胡

詩易秋曰朝字長庚安次兄據之長子安蚤撒鹽空

中差可擬兄女曰未若柳絮因風起公大笑樂即公

大兄無奕女左將軍王凝之妻也王氏譜曰凝之字

弟二子也歷江州刺史左將軍會稽內史晉安帝紀

不須備防吾已請天道許遣鬼兵相助賊自被矣既

才所著詩賦誄頌傳於世

王中郎令伏玄度習鑿齒王中郎傳曰中郎字文度

至舉輯朝野標的當時累遷侍中中書令領北中郎

將徐充二州刺史中興書曰伏滔字玄度平昌安丘

人少有才學舉秀才大司馬桓溫參軍領大著作掌

善尺牘桓溫在荊州辟為從事歷治中別駕遷榮陽

太守論青楚人物管仲孫用石忽輪扁甯戚麥丘人逢

北父梁嬰涓子戰國時公羊高孟軻鄒衍田單荀卿

鄭康成劉公山王儀伯郎宗爾正平劉成國魏時管幼

仲謀劉公山王儀伯郎宗爾正平劉成國魏時管幼

安而根短華子魚徐暉長任昭先伏高陽此皆青士

有才德者也鑿齒以神農生於黔中邵南詠其美化

蓋與舊漢比德接輿之歌鳳兮漁父之詠滄浪漢陰

世說新語

卷之二

七

上

連不及老萊夫妻。田光之於屈原。劉禹車茂。無敵於天下。管幼安不勝龐公。龐士无不推華子魚。何鄧二尚書。獨步於魏朝。樂小無對於晉世。昔伏羲葬南郡。少昊葬長沙。舜葬零陵。此其人則準的如此。論其土則羣聖之所葬。考其風則詩人之所歌。尋其事則未有赤眉黃巾之賊。此何如青州邪。清與相性。反擊齒無以對也。臨成以示韓康伯。康伯都無言。王曰。何故不言。

韓曰。無可無不可。馬融注。論語。唯義所在。

劉尹云。清風朗月。輒思玄度。晉中興士人書曰。許珣能清言。于時士人皆欽慕仰愛之。

荀中郎在京口。晉陽秋曰。荀美字令則。潁川人。光祿大夫。美之子也。清和有識。裁少。以主

簿為駙馬都尉。是時康浩參謀百揆。引美為援。頻與義興吳郡超。授北中郎將。徐州刺史。以蕃屏焉。中郎

書曰。美年二十八。出為徐兗二州。登北固望海云。南中興方伯之少。未有若美者也。雖未親三山。便自使

人有凌雲意。若秦漢之君。必當褰裳濡足。史記封禪書曰。蓬萊

方丈瀛洲。此三山。世傳在海中。去人不遠。嘗有至者。言諸仙人不死。藥在焉。黃金白銀。為宮闕。草物禽獸。盡白。望之如雪。及至。反居水下。欲到。即風引船而去。終莫能至。秦始皇登會稽。並海上。冀遇三神山之奇。藥漢武帝既封泰山。無風雨。變至方士更言蓬萊諸藥可得。於是上欣然。東至海。冀獲蓬萊者。

謝公云。賢聖去人。其間亦邇。子姪未之。許公歎曰。若

郗超聞此語。必不至河漢。超別傳曰。超精於理義。少門支道林。以為一時之俊。莊子曰。肩吾問於連叔曰。吾聞言於接輿。大而無當。往而不反。怪怖其言。猶河漢而無極也。

世說新語

卷之三

一七

積士

支公好鶴住剡東岬山支公書曰山去會稽一百里有人遺其雙

鶴少時翅長欲飛支意惜之乃鍛其翮鶴軒翥不復

能飛乃反顧翅垂頭視之如有懊喪意林曰既有陵

霄之姿何肯為人作耳自近玩養令翮成置使飛去

○謝中郎經曲阿後湖問左右此是何水中興書曰謝萬字萬答曰曲阿湖

在太傅安第也才氣高俊蚤知名歷吏部郎西中郎將豫州刺史散騎常侍

太康地記曰曲阿本名雲陽秦始皇以有王氣鑿其

隄山以敗其勢截其直道使其阿曲故曰曲阿也吳

還為雲陽今復名曲阿謝曰故當淵注渟著納而不流

晉武帝每餉山濤恒少謝太傅也以問子弟車騎

也

答曰當由欲者不多而使與者忘少謝車騎家傳曰

奕第二子也神理明俊善微言叔父太傅嘗與子姪

燕集問武帝任山公以三事任以管人至於賜予不

過斤合當有肯不

玄谷有辭致也

謝胡兒語康道李道李康蘇小字徐廣晉紀曰蘇字

談致稱於時歷仕至丹陽尹兼中領軍諸人莫當就卿談可堅城壘

庚春秋曰若來度來我以偏師待之康仙來濟河焚舟傳曰

春伯伐晉濟河焚舟

李弘度常歎不被遇中興書曰李充字弘度江夏郢

人相掾記室參軍以貧殷揚州殷浩知其家貧問

世說新語

卷之二

二

四百三

君能屈志百里不李答曰北門之歎久已上聞北門詩

刺仕不窮猿奔林豈暇擇木遂授刺縣

王甫州至吳興印渚中看王胡之別傳曰胡之字修

也歷吳興太守徵侍中丹陽尹秘書監並不就拜使持節都督司州諸軍事西中郎將司州刺史吳興記

日於渚縣東七十里有印渚渚傍有白石山峻壁四十丈印渚蓋衆溪之下流也印渚已上至縣悉石瀨

惡道不可行船印渚已下歎曰非唯使人情開滌亦

覺日月清朝

謝萬作豫州都督新拜當西之都邑相送累日謝疲

頓於是高侍中往中興書曰高崧字茂琰廣陵人父

懼光祿大夫崧少好學善史傳累

遷吏部郎侍中以公累免官徑就謝坐因問卿今仗節方州當疆

理西蕃何以爲政謝粗道其意高便爲謝道形勢作

數百語謝遂起坐高去後謝追曰阿鄴故麤有才具

阿鄴崧小字也謝因此得終坐

袁彥伯爲謝安南司馬奉別見都下諸人送至瀨鄉

將別既自悽惘歎曰江山遼落居然有萬里之勢積

陽秋曰袁宏字彥伯陳郡人魏郎中令煥六世孫也

祖猷侍中父勗臨汝令宏起家建威參軍安南司馬

記室太傅謝安賞宏機捷辯速自吏部郎出爲東陽

郡乃祖之於治亭時賢皆集宏欲卒迫試之執手將

別顧左右取一扇而贈之宏應聲答曰輒當奉揚仁

風慰彼黎庶台坐歎其要捷性直亮故位不顯也在

世說新語

卷之二

七

武四百六

卒。

孫綽賦遂初築室畎川自言見止足之分

中興書曰綽字興公

太原中都人少以文稱歷太學博士大著作散騎常侍遂初賦敘曰余少慕老莊之道仰其風流久矣卻感於陵賢妻之言悵然悟之乃經始東山建五畝之宅帶長阜倚茂林孰與坐翠幕擊鍾鼓者同年而語其樂齊前種一株松恒自手壅治之高世遠時亦鄰

居

世遠高末字也別見

語孫曰松樹子非不楚楚可憐但永無

棟梁用耳孫曰楓柳雖合抱亦何所施

桓征西治江陵城甚麗

盛弘之荊州記曰荊州城臨漢江臨江王所治王被徵出

城北門而車軸折父老泣曰吾王去不還矣從此不開北門

會賓僚出江津望之

云若能目此城者有賞顧長康時為客在坐目曰遙

望層城丹樓如霞桓即賞以二婢

王手敬語王孝伯曰羊叔子自復佳耳然亦何與人

事晉諸公贊曰羊祜字叔子太平陽人也世長吏二千石至祜九世以清德稱為兒時遊汶濱有行

父止而觀焉歎息曰處士大好相善為之未六十當有重功於天下即富貴無相忘遂去莫知所在累遷

都督荊州諸軍事自在南夏吳人說服稱曰故不如

銅雀臺上妓

魏武遺令曰以吾妾與妓人皆著銅雀臺上施六尺牀繡帷月朝十五日輒使

向帳作伎

林公見東陽長山曰何其坦迤

會稽土地志曰山靡迤而長縣因山得名

羊公盛德此語殊傷子敬之厚

顧長康從會稽還。人問山川之美。顧云：千巖競秀，萬壑爭流。草木蒙籠其上，若雲興霞蔚。

康，晉陵人。父愔，尚書左丞。愔之義熙初，為散騎常侍。

簡文崩，孝武年十餘歲，立至，暝不臨。

宋明帝文章志曰：孝武皇帝諱明，及帝誕育，東方始明，故因生時以為諱。而相與忘告，簡文問之，乃以諱對。簡文流涕曰：不意我家，用明便出，帝聰惠，推賢任才。年三十五崩。

左右啓：依常應臨。帝曰：哀至則哭，何常之有。

孝武將講孝經，謝公兄弟與諸人私庭講習。

續晉書：康三年九月九日，帝講孝經，僕射謝安侍坐。吏部尚書陸納兼侍中，晚讀黃門侍郎謝石，吏部袁宏兼

執經中書郎車胤，車武子難苦問謝。

別見謂袁羊曰：不問則德音有遺，多問則重勞。二謝，袁羊，喬小字也。

字彥升，陳郡人。父璩，光祿大夫。喬，歷尚書郎。袁曰：必

無此嫌。車曰：何以知爾？袁曰：何嘗見明鏡疲於屢照。

清流憚於惠風。

王丰敬云：從山陰道上行。

會稽土地志曰：邑在山陰，故以名山。山川自相映發，使人應接不暇。若秋冬之際，尤難為懷。

會稽郡記曰：會稽境特多名山，水峯崿降峻，吐納雲霧，松栝楓栢，摧幹竦條，潭壑鏡徹，清流寫注。王丰敬見之曰：山水之美，使人應接不暇。

世說新語

卷之二

十二

謝太傅問諸子姪子弟亦何預人事而正欲使其佳
諸人莫有言者車騎答曰謝譬如芝蘭玉樹欲使其
生於階庭耳

道壹道人好整飾音辭王珣遊嚴陵賴詩敘曰道壹
姓羊氏名德沙門題曰道壹

道人問在道所經壹公曰風霜固所不論乃先集其
慘澹郊邑正自飄瞥林岫便已皓然

張天錫為涼州刺史稱制西隅既為符堅所禽用為

侍中後於壽陽俱敗至都張資涼州記曰天錫字公
純故安定烏氏人張氏後

也曾祖軌永嘉中為涼州刺史值京師大亂遂據涼
州天錫歸長安堅以為侍中比部尚書歸義侯從堅

日頗有嫉已者於坐問張北方何物可貴張曰桑椹

甘香鴟鴞革響詩曾頌曰翩彼飛鴞集于
淳酪養性

人無嫉心西河舊事曰河西牛羊肥酪過精
好但寫酪置革上都解散也

顧長康拜桓宣武墓作詩云山崩溟海竭魚鳥將何
依宋明帝文章志曰惟才
為桓溫參軍甚被親暱人問之曰卿憑重桓乃爾

哭之狀其可見乎。顧曰：鼻如廣莫，長風眼如懸河，決溜。春秋考異郵曰：距不周風四十五日，廣莫風。或曰：至廣莫者，精大備也。蓋北風也。一曰寒風。聲如震雷，破山淚如傾河，注海。

毛伯成既負其才氣，常稱寧為蘭摧玉折，不作蕭敷。

艾榮。征西寮屬名曰毛。毛字伯成。穎川人。仕至征西行軍參軍。

范甯作豫章。中興書曰：甯字武子，慎陽縣人。博學通覽，累遷中書郎、豫章太守。八日

請佛有板，眾僧疑或欲作答，有小沙彌在坐末曰：世

尊默然，則為許可。眾從其義。

司馬大傳齋中夜坐。孝文王傳曰：王諱道子，簡文皇帝第五子也。封會稽王，領司徒。

義甚佳

揚州刺史進太傅為于時天月明淨，都無纖翳。太傅

歎以為佳，謝景重在坐。續晉陽秋曰：謝重字景重，陳郡人。父朗，東陽太守。重明秀

有，才會終。驃騎長史。答曰：意謂乃不如微雲點綴。太傅因戲謝

曰：卿居心不淨，乃復強欲滓穢太清邪。

王中郎甚愛張末錫，問之曰：卿觀過江諸人，經緯江

左軌轍，有何偉異？後來之彥復何如中原？張曰：研求

幽邃，自王何以還，因時修制，苟樂之風。荀勗，荀勗，修定法制，樂則

未。主曰：卿知見有餘，何故為符堅所制？張末，涼州記曰：末錫，明鑒

聲少著。答曰：陽消陰息，故天步屯蹇，否則成象，豈足

多譏。

謝景重女適王孝伯兒。二門公甚相愛美。謝女譜曰。重女。月鏡。

適王未。子情之。謝為太傅長史被彈。王即取作長史。帶晉陵

郡大傅已構嫌。老伯不欲使其得謝。還取作咨議。外

示繫維而實以乖間之。及孝伯敗後。太傅繞東府城

行散。丹陽記曰。東府城西有簡文為會稽王時第。東則孝文王道子府。道子領揚州。仍住先舍。故俗稱東府。僚屬悉在南門。要望候拜時。謂謝曰。王甯異謀

阿甯。王未。小字也。云是卿為其計。謝曾無懼色。斂笏對曰。樂

奉輔有言。豈以五男易一女。太傅善其對。因舉酒勸

之曰。故自佳。故自佳。

桓玄義興還後。見司馬太傅。太傅已醉。坐上多客。問

入云。桓温來欲作賊如何。晉宋帝紀曰。温在始就。諷朝延求九錫。謝安使吏部

郎秉法。其其草。以示僕射。王彪之。彪之作色曰。丈夫豈可以此。事語人邪。安徐問其計。彪才曰。聞其疾已篤。且可緩其事。安從之。故不行。桓玄伏不得起。謝景重時為長史。舉

板答曰。故軍武公黜昏暗。登聖明。功超伊霍。紛紜之

議裁之。聖鑒太傅曰。我知我知。即舉酒云。桓義興勸

卿酒。桓出謝過。檀道鸞論之曰。道子可謂易。於由言。謝重能解紛紜矣。

軍武移鎮南州。制街衢平直。人謂王東亭曰。王司徒傳曰。王

劫字无琳。丞相導之孫，領軍洽之子也。少以清秀稱。大司馬桓温辟為主簿，從討東真，封交趾，望海縣東。射侯累遷尚書左僕射，領選，進尚書令。丞相初營建康，無所因承，而制

置紆曲，方此為劣。晉易秋曰：蘇峻既誅，大事克平，之後都邑殘荒，温嶠議徙都，豫章以

即豐全朝士及三吳豪傑，謂可選都會，稽王導獨謂不宜遷都，建業往之，稱陵古者既有帝王所治之表。

又孫仲謀劉玄德俱謂是王者之宅，今雖凋殘，宜修勞來旋定之道，鎮靜羣情，且百堵皆作，何患不克復乎。終至康寧。

東亭曰：此丞相乃所以為巧。江左地促，導之策也。

不如中國，若使阡陌條暢，則一覽而盡，故紆餘委曲，若不可測。

桓玄詣殷荊州，殷在妾房晝眠，左右辭不之通，桓後

言及此事，殷云：初不眠，縱有此，豈不以賢賢易色也。

孔安國注：論語曰：言以好色之心好賢人，則善。

桓玄問羊孚，羊氏譜曰：羊字子道，泰山人，祖楷，尚書郎，父紱，中書郎，羊歷，太學博士，州別駕。何以共重吳聲，羊曰：當以其妖而浮。

謝混問羊孚，何以器舉瑚璉，晉宋帝紀曰：混字叔源，陳郡人，司空琰少子也。

文：學砥礪立名，累遷中書令，尚書左僕射，坐黨劉毅伏誅。論語：子貢問曰：賜也何如，子曰：汝器也。曰：何器也。曰：瑚璉也。鄭注曰：璉，羊曰：故當以為接神之器。

桓玄既篡位，後御牀微陷，羣臣失色，侍中殷仲文進，續晉陽秋曰：仲文字，仲文，陳郡人，祖融，太常，父康，吳興太守，仲文聞其平京邑，棄郡投焉，玄甚說之。

既曰：豈浮那得共重若謂駭証則可耳

羣醜獻劫讀
之嘔噦那得
稱佳

引為咨議參軍時王謐見禮而不親下範之被親而
少禮其寵遇隆重兼於王下矣及王篡位以佐命親
貴厚自封崇輿馬器服窮極綺麗後房妓妾數十絲
竹不絕音性甚貪吝多納賄賂家累千金常若不足
主既敗先投義軍累遷
侍中尚書以罪伏誅
當由聖德淵重厚地所以不
能載時人善之

相玄既篡位將改置直館問左右虎賁中郎省應在
何處有人答曰無省當時殊忤旨問何以知無答曰

潘岳秋興賦敘曰余兼虎賁中郎將寓直散騎之省

出別見其賦敘曰晉十有四年余年三十二始見二
毛以太尉掾兼虎賁中郎將寓直散騎之省高閣連
雲陽景罕曜僕野人也猥廁朝列譬猶池魚籠鳥有
江湖山藪之思於是染翰操紙慨然而賦于時秋至

故以秋
與命篇
玄咨嗟稱善
劉謙一謂紀曰本欲復虎賁中
郎將疑應直與不訪之僚佐咸
莫能定參軍劉簡之對曰昔潘岳秋興賦敘云余兼
虎賁中郎將寓直于散騎之省以此言之是應直也
末懼然從之此語微異又
答者未知姓名故詳載之

謝靈運好戴曲柄笠
丘淵之新集錄曰靈運陳郡陽
夏人祖玄車騎將軍父渙秘書
郎靈運歷秘書監侍中

孔隱士謂曰卿欲希心高遠

何不能遺曲蓋之貌
宋書曰孔淳之字彥深魯國人
少以辭策就約徵聘無所就元
嘉初散騎郎徵
謝答曰將不畏影者未能忘懷
莊子
不到隱上虞山

父謂孔曰人有畏影惡跡而去之走者舉足逾數
而跡逾多走逾疾而影不離自以尚遲疾走不休絕
力而死不知處陰以休影處靜以息跡愚亦甚矣子
修心守真還以物與人則無異矣不修身而求之人

不亦外
事者乎

政事第三

陳仲弓為太丘長時吏有詐稱母病求假事覺收之
令吏殺焉主簿請付獄考衆姦仲弓曰欺君不忠病
母不孝不忠不孝其罪莫大考衆姦豈復過此

已別見

陳仲弓為太丘長有劫賊殺財主主者捕之未至發
所道聞民有在草不起子者回車往治之主簿曰賊
大宜先按討仲弓曰盜殺財主何如骨肉相殘按後漢時

賈彪有此事不聞是也

陳无方年十一時陳紀已見候袁公袁公問曰賢家君在

太丘遠近稱之何所履行无方曰老父在太丘彊者

綏之以德弱者撫之以仁恣其所安久而益敬袁宏漢紀

曰襄為太丘其政不嚴而治百姓敬之袁公曰孤往者嘗為郡令正行

此事不知卿家君法孤孤法卿父檢衆漢書袁氏諸公未知誰為郡令

故闕其文以待通識者无方曰周公孔子異世而出周旋動靜

萬里如一周公不師孔子孔子亦不師周公

賀太傅作吳郡初不出門吳中諸强族輕之乃題府

世說新語 卷之二 二 希 四百六

卷之二 三

質公雅士恐不當爾

吳錄曰 丞相遜子孫策

外孫也為江陵都督累遷大司馬荆州牧

嵇阮以識惟山公此是也

門云會稽雞不能啼環濟吳紀曰賀劭字興伯會稽山陰人祖齊父景並歷美官

歷散騎常侍出為吳郡太守後遷太子太傅賀聞故出行至門反顧索筆

足之曰不可啼殺吳兒於是至諸屯邸檢校諸顧陸

役使官兵及藏逋亡悉以事言上罪者甚眾陸抗時

為江陵都督抗字幼節故下請孫皓然後得釋

中山以器重朝望年踰七十猶知管時任虞預首書

軍源河內懷人祖本郡孝廉父曜宛句令濤蚤孤而

貧少有器量宿士猶不慢之年十七宗人謂軍帝曰

濤當與景文共綱紀天下者也帝戲曰卿小族那得

此快人邪莊與陸康善為河內從事與石鑿共

傳宿濤夜起蹋鑿曰今何等時而眠也知太傅臥何

意鑿曰宰相三日不朝與尺一令歸第君何慮焉濤

此又似排調 輕詆殊不與 政事 竹林七賢論曰清 之文選非望路絕 故貽是言

晉受禪

曰。叱。有。生。無。事。馬。蹄。閒。也。投。傳。而。去。果。有。事。矣。遂。隱。身。不。交。世。務。累。遷。吏。部。尚。書。僕。射。太。子。少。傅。司。徒。

年七十九 夢。蓋。康。侯。貴勝年少若和裴王之徒竝共宗詠有署

閣柱曰閣東有大牛和矯鞅裴楷鞅王濟剔剔不得

休王隱晉書曰初濤領吏部潘岳出內非之密為作謠

或云潘尼作之才。文。詞。溫。雅。初。應。州。辟。終。太。常。卿。

賈充初定律令魏諸公贊曰充字季本閩襄陵人父達

聽訟稱平晉受禪封魯郡公充有才識明達治體加

善刑法由此與散騎常侍裴楷共定科令蠲除密網

以為晉律與羊祜共咨太傅鄭冲王隱晉書曰冲字

亮贈太宰冲曰泉陶嚴

有核練才清虛寡欲喜論經史草衣縵

袍不以為憂累遷司徒太保進太傅

世說新語

卷之二

三十一

希

五百七二

明之百。非僕闇懦所探。羊曰。上意欲令小加弘潤。冲乃粗下意。續晉陽秋曰。初文帝命荀勗賈充蔡秀分定禮儀律令。皆先咨鄭冲。然後施行。

山司徒前後選。殆周遍百官。舉無失才。凡所題目。皆如其言。唯用陸亮。是詔所用。與公意異。爭之不從。亮亦尋為賄敗。晉諸公贊曰。亮字長興。河內野王人。太親待。山濤為左僕射。領選。濤行業既與亮異。自以為為世祖所敬。選用之事。與亮各論。亮每不得其所欲。好事者說亮宜授心腹。人為吏部尚書。亮向選舉。若意不齊。事不得諧。可不召公與選。而實得。殺所懷。亮以為然。乃啓亮。公忠無私。濤以亮將與已異。又恐其協情不允。累啓亮。亮可為左丞相。非選官才。世祖不許。濤乃辭疾還家。亮在職。果不能允。坐事免官。

稱康被誅後。山公舉康子紹為秘書丞。山公啓事曰。濤薦曰。紹平簡溫敏。有文忠。又曉音。當成濟也。猶宜先作秘書郎。詔曰。紹如此。便可為丞。不足復為郎也。紹諸公贊曰。康遇事後二十年。紹乃為濤所拔。王隱曰。濤啓用之。世祖發詔以為秘書丞。

紹咨公出處。竹林七賢論曰。紹懼不自容。將解褐。故咨公。公曰。為君思之久矣。天地四時。猶有消息。而况人乎。

王安期為東海郡。名士傳曰。王承。字安期。大原晉陽人。父湛。汝南太守。承中淡寡欲。無所循尚。累遷東海內史。為政清靜。吏民懷之。避亂渡江。是時道路寇盜。人懷憂懼。承每遇艱險。處之怡然。承皇為鎮東。引小吏盜池中魚。綱紀推之。王曰。承主為從事中郎。

世說新語

羊子曰齊軍非問未
羊之圓方七十里有
諸若是其大手對曰
民猶以為小也王曰
寡人之圓方四十里
民猶以為大何邪羊
子曰羊之圓方四十
者往焉與民同之民
以為小不亦宜乎今
王之圓方數百里者
殺人罪是以四十里
為罪於國中也民以
為大不亦宜乎

之園與眾共之池魚復何足惜

王安期作東海郡吏錄一犯夜人來王問何處來云

從師家受書還不覺日晚王曰鞭撻甯越以立威名

恐非致理之本耕稼之勞謂其友曰何為可以免此

苦也其友曰莫如學也學二十歲則可以達矣甯越

曰請以十五歲人將休吾不敢休人將臥吾不敢臥

學十五歲而為周厲公之師也使吏送令歸家

成帝在石頭晉世譜曰帝諱術字世根任讓在帝前

戮侍中鍾雅晉陽秋曰讓樂安人諸任之後隨蘇峻

魏太傅鍾繇弟仲容曾孫右衛將軍劉超晉陽秋曰

琅邪人漢成陽景王六世孫封臨沂慈鄉侯遂家焉
父敞為琅邪國上將軍超為縣小吏稍遷記室掾安
東舍人忠清慎密為中書所拔自以職在中書絕不
與人交關書疏閉門不通賓客家無擔石之儲討下
款有功封零陽伯為義興太守而受拜及往帝泣曰
還朝莫有知者其慎默如此遷右衛大將軍帝泣曰
還我侍中讓不奉詔遂斬超雅雅別傳曰蘇峻逼主
竝侍帝側匡衛與石頭中人事平之後陶公與讓有
密期板至尊出事實被害舊欲宥之許柳許氏譜曰柳字季祖高陽人祖允魏
柳妻祖述子漢女蘇峻招祖約為逆約遣柳兒思妣
以眾會峻既克京師拜丹陽尹後以罪誅者至佳諸公欲全之許氏譜曰若全思妣則不得不
為陶全讓於是欲并宥之事奏帝曰讓是殺我侍中

者不可宥諸公以少主不可違并斬二人

王丞相拜揚州賓客數百人竝加露接人人有說色

唯有臨海一客姓任語林曰任名顯時官在都預王公坐及數胡人為

朱洽公因便還到過任邊云君出臨海便無復人任

大喜說因過胡人前彈指云蘭閣蘭閣羣胡同笑四

坐竝權舊唐書曰王導接誘應會必有括者雖疎交常賓一見多輪寫款誠自謂為導所遇同之

舊唐書

陸太尉詣王丞相咨事過後輒翻異王公怪其如此

後以問陸陸玩別傳曰玩字士瑤吳郡吳人祖瑁父英仕郡有譽玩器量淹雅累遷侍中尚書

左僕射尚書陸曰公長民短臨時不知所言既後覺

其不可耳

丞相嘗夏月至石頭看庾公庾公正料事丞相云暑

可小簡之庾公曰公之遺事天下亦未以為允言行

曰王公薨後庾永代相網密刑峻美時行遇收捕者於途慨然歎曰兩舌問半喘似不爾嘗從容謂

卿輩自是編目不失皆是小道小善耳至如王公故能行無理事謝安石每歎詠此唱庾亦玉曾問美王

不復稱論然三捉三治三休三欺

丞相末年略不復省事正封錄諾之自歎曰人言我

憤憤後人當思此憤憤作廣歷紀曰導阿衡三世經綸夷險政務寬恕事從簡易

世說新語

卷之二

三三

晉書

故垂遺愛之譽也。

陶公性檢厲勤於事。

晉陽秋曰：侃練核庶事，勤務稼。饋者皆問其所由。若力役所致，懼喜慰賜。若他所得，則呵辱還之。是以軍民勤於農稼，家給人足。性纖密，好問，頗類趙廣漢。嘗課營種柳，都尉夏施盜拔武昌郡西門所種，侃後自出，駐軍施門，問此是武昌西門柳，何以盜之？施惶怖首伏。三軍稱其明察。侃勤而整，自強不息。又好督勸於人，常云：民生在勤，末禹聖人，偷惰寸陰，至於此，凡俗當惜分陰，豈可遊逸？生無益於時，死無聞於後，是自棄也。又老莊浮華，非先王之法，言而不敢行。君子當正其衣冠，攝以威儀，何有亂頭養望，口說宏達，邪？中興書曰：侃嘗檢校佐吏，若得擢蒲博奕之具，投之曰：擣蒲老子入胡所，外國戲耳。圍棊，堯舜以教愚子，博奕，紉所造，諸君國器，何以爲此？若王事之暇，惠邑邑者，文士何不讀書？武士何不射弓？談者無以易也。作荊州時，敕船

官悉錄鋸木屑，不限多少，咸不解此意。後正會，值積

雪始晴，聽事前除雪後猶濕，於是悉用木屑覆之，都

無所妨。官用竹，皆令錄厚頭，積之如山。後桓宣武伐

蜀，裝船悉以作釘。又云：嘗發所在竹篙，有一官長連

根取之，仍當足，乃超兩階用之。

何驃騎作會稽。

晉陽秋曰：何充字季道，廬江人。思韻淹通，有文義，才情累遷，會稽內史。侍中驃騎將軍揚州刺史，贈司徒。虞存弟寒作郡主簿。存字道長，會稽山陰人也。祖陽，散騎常侍。父偉，州西曹掾，幼而卓拔，風情高逸。歷衛軍長史、尚書吏部郎。范汪，其品曰：寒字道直，仕以何見客勞損，欲白斷常客，使家人節量。至郡功曹。

擇可通者作白事成以見存存時爲何上佐正與蹇
共食語云白事甚好待我食畢作教食竟取筆題白
事後云若得門庭長如郭林宗者當如所白秦別傳曰秦宗
林宗有人倫鑒識題品海內之士或在幼童或在里肆後皆成英彥六十餘人自著書一卷論取士之去未行遭亂亡失汝何處得此人蹇於是止

王劉與林公共看何驃騎驃騎看文書不顧之齊陽秋曰
何尤與王素劉快好尚不同由此見譏於當世王謂何曰我今故與林公來
相看望卿擺撥常務應對玄言那得方低頭看此邪
何曰我不看此卿等何以得存諸人以爲佳

桓公在荊州全欲以德被江漢耻以威刑肅物王別傳曰

溫以永和元年自徐州遷荊州刺史在州寬和百姓安之令史受杖正從朱表上

過桓式年少從外來式桓散小字幼在氏譜曰式字叔道溫第二子仕云尚書云

向從閣下過見令史受杖上指雲眼下拂地足意識
不著桓公云我猶患其重

簡文爲相事動經年然後得過桓公甚患其遲常加

勸勉木宗曰一日萬機那得速尚書自非陶謨一日萬機孔安國曰幾微也

山遐去東陽王長史就簡文索東陽云承藉猛政故

簡文能言謝
安石以爲惠
帝之流其當
坐此

言當戒懼
萬事之微

可以私靜致治

東陽記云。選字之林。河內人。祖濤。司徒。父簡。儀同三司。選歷武陵王友。東陽太守。江傳傳曰。山選為東陽。風政嚴苛。多任刑殺。郡內苦之。情隱東陽。以仁恕懷物。選感其德。為微損。

殷浩始作揚州

浩別傳曰。浩字。洪源。陳郡長平人。祖仕。至揚州刺史。中。軍將軍。中興書曰。建元初。庾亮兄弟。何充等。相尋。莫。木。宗。以。撫。軍。輔。政。徵。浩。為。揚。州。從。良。舉。也。

劉尹行日小欲晚便使左右取襪人問其故荅曰刺史嚴不敢夜行

謝公時兵廝逋亡多近竄南塘下諸舫中或欲求一時按索謝公不許云若不容置此輩何以為京都

襪被也

易秋曰。自中原喪亂。民離本域。江左造創。豪族并兼。或客寓流離。名籍不立。太元中外。禦強氏。蒐簡民實。三吳頗加澄檢。正其里伍。其中時有山湖逋逸。往來都邑者。後將軍安方接客。時人有於坐言宜糺舍藏之失者。安每以厚德化物。去其煩細。又以強寇入境。不宜加動人情。乃答之云。卿所憂在於客耳。然不爾何以為京都。言者有慚色。

王大為吏部郎

王忱嘗作選草。臨當奏。王僧彌來。聊出示之。
僧彌。王珣小字也。珣別傳曰。珣字季琰。琅邪人。丞相導孫。中領軍。治少子。有才藝。善行書。名出兄珣右。累遷侍中。中書令。贈太常。

近半王大甚以為佳更寫即奏

王東亭與張冠軍善

張玄已見。王既作吳郡人問小令曰

續晉陽秋曰王獻之為中書令王珣代之時人曰大小王今東亭作郡風政何似

答曰不知治化何如唯與張祖希情好日隆耳

殷仲堪當之荊州王東亭問曰德以居全為稱仁以

不害物為名方今宰牧華夏處殺戮之職與本操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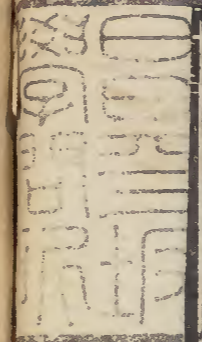
不乖乎殷答曰臯陶造刑辟之制不為不賢古史考曰康

號曰臯陶舜謀臣也舜舉孔丘居司寇之任未為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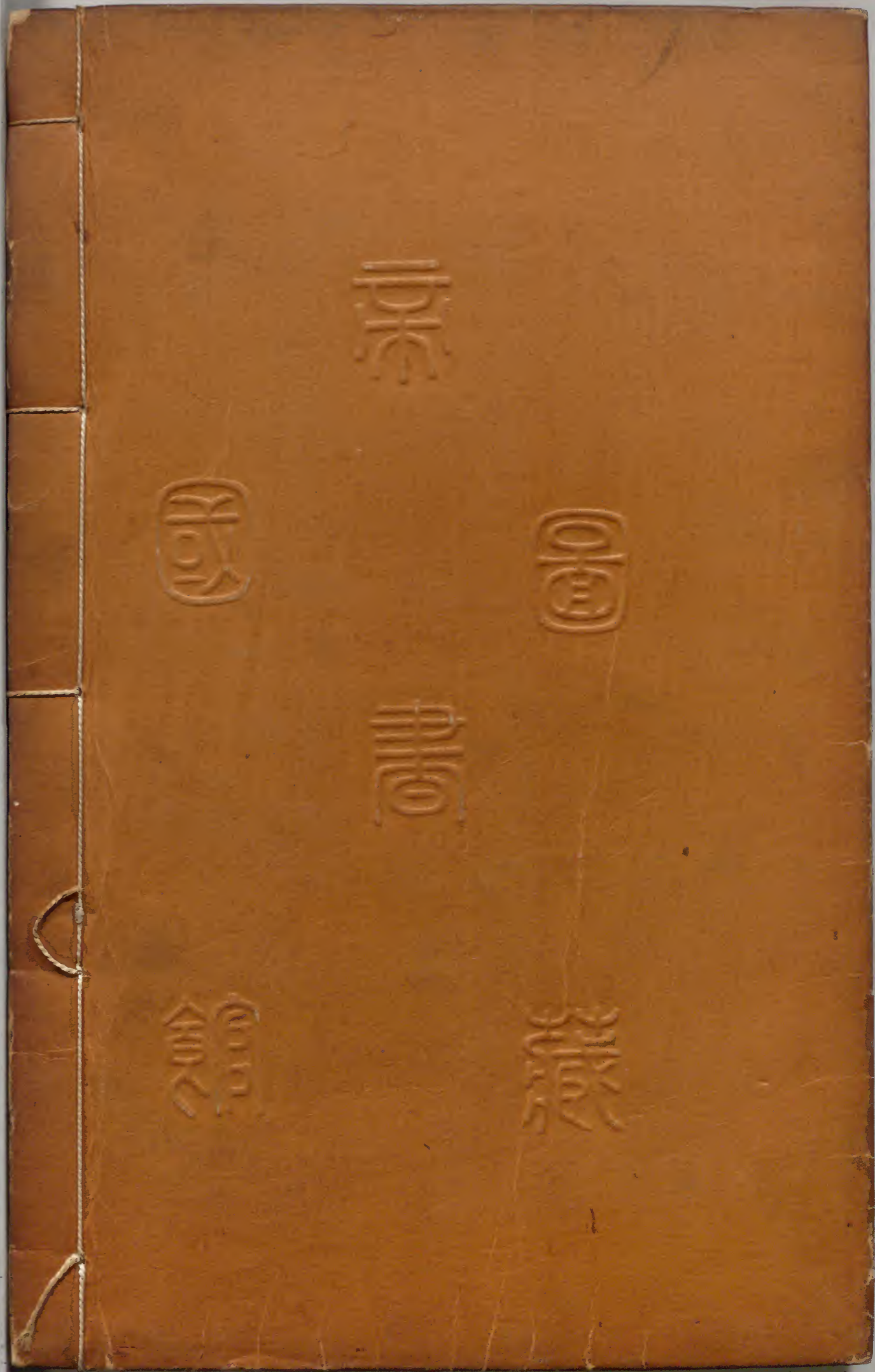
仁家語曰孔子自魯司空為大司寇七年而誅亂法大夫少正卯



世說新語卷之二終



121
台 4
34



徳川

集

養子

集

徳川

養子